法学概论

[illegible]

人民法院出版社

讲述最真实的"法律故事"和案例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潮湿的空气（1）
- 潮湿的空气（2）
- 不想多等一秒（1）
- 不想多等一秒（2）
- 别人的万家灯火（1）
- 别人的万家灯火（2）
- 别人的万家灯火（3）
- 不肯放开的手（1）
- 不肯放开的手（2）
- 不肯放开的手（3）
- 隔着夕阳看你（1）
- 隔着夕阳看你（2）
- 戒不掉的你（1）
- 戒不掉的你（2）
- 庐山烟雨（1）
- 庐山烟雨（2）
- 婚姻是场持久战（1）
- 婚姻是场持久战（2）
- 多情总比无情苦（1）
- 多情总比无情苦（2）
- 爱情的另一次绽放（1）
- 爱情的另一次绽放（2）
- 令人落泪的深秋（1）
- 令人落泪的深秋（2）
- 无法回应的告白（1）
- 无法回应的告白（2）
- 顾渊没说话，只是笑了笑。
- 情敌相见分外眼红（1）
- 情敌相见分外眼红（2）
- 和你一起看花开（1）

- 和你一起看花开（2）

潮湿的空气（1）

下了机场高速，苏画看着车窗外的这个城市，既有骨子里存着的熟悉，却又从心底透出些陌生来。当行至长江大桥，她想起三年前，离开的前一天，她曾经站在这里，看着远处许久，轻轻地松开手，掌心里的那枚戒指，在空中划过一条决绝的直线，逐渐在泪水里，模糊成看不见的点。她不知道，它是怎样接触水面，溅起水花，沉入水底。是什么样的泥沙，包裹了它，是什么样的暗流，带走了它。

她在心里轻叹一声，收回目光，低头看着自己光滑的左手无名指，已经没有任何印迹表明，那枚戒指，她曾经真实地拥有过。三年的时光，已经将过往刻骨铭心的故事，淡化成一场缥缈的梦。

此时，迎面开来的黑色车子里，易沉楷正在接魏庭的电话，当他眼角的余光，看见那个一闪而过的侧影时，胸口顿时窒息般的疼，手里的电话已经滑了下来，他立刻想要调头，然而桥上都是单行道。等他从那一头绕回来，那辆出租车已经不见踪影。他的手，握紧了方向盘，恨不得勒进去。

他仰头看着车顶，不停地喘气，对自己惨笑。

怎么会是她？怎么可能是她？你还不了解她吗？她一旦决定离开，就是横了心从你的世界里彻底消失，又怎么还会回到这里？

大概，是你昨晚看她的照片，看得太久，今天才会产生这样的幻象。

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机，屏幕上，还是她站在鸽子群中，宛若天使的笑容。

三年来，多少次，他都是看着这个笑容入睡。

苏画，这思念，为什么不能随着时间，一点点变淡，反而一丝一缕，渗进骨髓里去，无法抽离……

到了下榻的酒店，苏画放下行李，就开始打电话给本地的维修工程师，姜工和小陈，约在酒店对面的醉江南吃晚饭，他们将是她以后

的工作搭档。

离约定的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苏画去洗澡换了衣服，就站在房间的窗边，俯瞰城市的街景。这个号称火炉的地方，由长江而来的湿气，带着夏天的酷热，密密地将人裹住，很快身上便又起了一层黏腻的细小汗珠。但是苏画没有关窗，也没有开空调，在北京三年，她始终无法习惯那种干燥的气候，好像使人的心都像皮肤一样，干得起了皱。她还是喜欢这样湿润的空气，渗入人的皮肤，让心也跟着温润起来。

这一次归来，她大概要停驻许久，也或许，从此就在这个城市安身立命。她所在的BR公司，是一家美国实验仪器在华的代理商，最初只注重北京和上海两个地区的业务，再后来，随着国家对西部教育的投入，又在西安设立了办事处。对中部却始终不太重视，最后导致负责中部两省销售的李云飞，带着自己的客户源，转投了对手。公司此时才突然发现，自己的对手GK和HT公司，以及一些本土的二级代理商，居然在中部有那么大的业务量。这才如梦初醒，派苏画过来，拓展中部业务。而之所以选中苏画的原因，除了出色的业务能力，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她曾经在这个城市待过六年。

所以说，命运的安排，总是充满着奇妙的因果关系。

不过，苏画并不排斥这种安排。从她离开到回来，已经过了三年，无论多么重的伤，都已经结痂，时间是最好的金创药。

对于现在的她而言，归来，只是为了工作，不为任何人。

她看了看放在桌上的手机，时间已经快到了。收起所有的心思，她开始准备出发。

潮湿的空气（2）

马上要见的姜工，以前是一家国产仪器商的工程师，前年年底那家公司倒闭，是苏画的前任，离职的李云飞介绍他进了BR，姜工感念他的知遇之恩，一度甚至打算跟着李云飞转投GK，但是GK本身有固定工程师，不愿意再进别人抢他的饭碗，所以未能成行。即便如此，姜工和李云飞仍旧私交甚笃，称兄道弟。

这是梁曼丽说的，梁曼丽的小道消息，向来十分灵通，但是她告诉苏画的目的，并非为了助她一臂之力，而是幸灾乐祸。她一直觉得当初是苏画抢了她的好片区，后来才能业绩突出，一路青云直上。

苏画对于她的记恨，向来是一笑置之。片区的好坏，不过是相对而言，她片区里的那几块硬骨头，换了梁曼丽，未必就啃得下来。不是每个客户，都只看你甜笑时酒窝的深度，而不追究你的专业深度。比如说她的大客户陈教授，大概直到现在，也记不清她的长相。

他从来都是低头看着你带去的资料，不停发问，而他问的，从来都不是资料上那些你已经记熟的参数，而是实际问题：

“这台仪器在具体使用过程中，遇到过哪些问题？”

“你们是怎么解决的？”

可以想象，倘若坐在他对面的人，是梁曼丽，那么只能是吞吞吐吐，顾左右而言他。但是很明显，陈教授对于这些仪器的性能了解，完全是实践出真知，你妄图借着在资料和Google上看到的那点书面知识，在他这里蒙混过关，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而苏画的优势在于，在做销售之前，曾经在售后部门待过大半年。那半年里，她跟着维修工程师，跑遍了北京城，每天带着小本子，详细记下遇到的各种故障和解决方式，并将这些烂熟于心。所以她对于陈教授问题的回答，即使得不到一百分，至少也可以打八十分。也正因为如此，她顺利拿到了陈教授回国启动基金的大单，成为当季销售的黑马。

这一次，她被调到中部，梁曼丽窃喜，终于可以接手她的“好片区”了。但同时又嫉妒，因为公司为了苏画开拓业务的便利，给了她一个地区经理的名头，并且将在这里设立办事处。所以，梁曼丽不遗余力地打击苏画，暗示有了李云飞的倒戈相向，姜工不会配合她的工作，她将前路艰险。

梁曼丽的话，虽然未给苏画造成负面影响，但姜工和李云飞的关系，她还是暗记在心，提醒自己要注意。

所以当她进入醉江南的包厢，见到姜工时，迅速而不露痕迹地将他上下扫视了一遍。这是个衣着整洁的中年男人，作为每天接触机器的工程师，他的白衬衫上，仍旧没有一个未洗干净的油点，而且裤缝熨得笔直，这说明他有个很贤惠的妻子。但是，他的衣服和鞋子，看起来都是那种耐穿而平价的品牌，摆在桌上的烟，也只是最普通的红河，可见家境一般，并不宽裕。一个爱家而节俭的男人，除非有了确切的下家可以跳槽，不然绝不会轻易和自己的现任上司作对，拿自己的饭碗开玩笑。

思及此，苏画笑容温和，语气谦逊：“姜工您好，我是苏画，以后很多事都要靠您帮忙了。”

倘若李云飞的知遇之恩，是让姜工进入BR，那么她也可以继续给他知遇之恩，让他感到自己被委以重任。

姜工此时的心情，颇有些复杂。前几天，李云飞在他面前愤愤不平，原因是BR居然派了个二十多岁的小姑娘来接替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认为这是种藐视。姜工也有同感，李云飞怎么说也是被GK高薪挖脚的销售好手，BR却派这么个浅资历的人来，不仅是对李云飞不重视，也可以说是对中部业务根本不重视。这让他有些心灰意懒，GK没跳成功，BR又是日薄西山，他已年过四十，新工作也不太好找，每天心里都是七上八下。

现在见了苏画，不知为什么，她明明看起来很年轻，眼睛里却有某种东西，让他心里沉静了一些，不再那么慌乱。

他显得有些不好意思：“苏经理这是说的哪里话，我不过是个搞维修的。”

站在他一旁的小陈，看起来是个内向的男孩子，自始至终都没插话。苏画也笑着跟他打了个招呼：“小陈，说起来我们还是校友啊。”

他们隶属于同一个大学的两个分校，苏画学药学，小陈学机械工程。

小陈有些腼腆：“是的师姐，我今年刚毕业。”

听小陈叫她师姐，苏画微笑，果然是刚出学校的孩子，一见面就叫自己的上司师姐。

不过也好，跟机器打交道的人，就应该单纯些，将琢磨人际关系的心思，多用来琢磨专业，才能进步迅速。

一个晚上，还算相谈甚欢。苏画的随和，让姜工和小陈觉得她很好相处；而她的专业，又让科班出身的他们刮目相看。

姜工觉得心里踏实了很多，总公司对苏画的派遣，应该是知人善任，而并非看轻中部业务或者李云飞。

从饭店出来的时候，三个人告别，苏画回酒店，站在观光电梯里，透过玻璃幕墙，看见姜工正在路对面的公交站等车。她心里动了动，其实公司可以报销一部分的士票，姜工却还是选择坐公交，大概是为了省下交通费琉补家用吧。寻常人家的日子，总是这样艰辛。不过 她又想起他洁白的衬衫和笔直的裤缝，微笑了一下，大概他对家庭的付出，是值得的。

回到房间，她打开电脑，开始在搜房网上寻找出租信息，打算明天出去找可以设办事处的房子。

一直忙到晚上十二点，她才长长呼出一口气，又倚在窗边，看了许久的夜色。

这个城市的灯光，还是那么像星星海。

不想多等一秒（1）

那晚，苏画并没有感慨太久，喝完那杯水，她就回到了现实。这几天的走访，得到的情况很糟。李云飞大概是早就谋划好要跳槽GK，近半年来，对BR的售后服务完全是敷衍了事，甚至还“推心置腹”地对他的某些老客户，透露了BR仪器的“不良内幕”。所以现在苏画一去实验室，人家不是冷冷淡淡不理不睬，就是抱怨他们不负责任，卖了东西就不管了。

毁掉的口碑，要重新树立起来不容易。但是苏画并不气馁，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信任都是在点滴小事和细节中建立起来的。你用心认真地付出，别人迟早会看得到。

苏画打电话给姜工和小陈，叮嘱他们明天一定要在八点之前到G大。

暑假期间，学生早上去实验室一般都比较晚，苏画他们去的时候，实验室的门还没开。当范林在八点一刻过来，看见站在走廊里等待的苏画，愣了愣：“这么早就来了？”

苏画微笑：“物料已经到齐了，希望能早点修好，不要耽误你们工作太久。”

范林看了她一眼，打开了实验室的门，苏画示意姜工他们先去修，自己则留在门口，对范林说：“传感器加上本次的维修费用，应该是3800元。”

范林点了点头，虽然这费用有些让他心疼，但毕竟是操作事故，掏钱也是应当。

他却听见苏画接下去说：“不过因为你们的仪器只买了半年，我特地向总部申请减免费用，而总部也考虑到我们这次销售人员更替给你们添了麻烦，为了表示歉意，这次全部费用由我们公司承担。”

范林有些惊讶地看着苏画。

她在这个时候，又恭敬地递上一张自己的名片：“范老师，以后要是您实验室，或者是院上任何一台BR的仪器出了问题，请直接给我打电话，我一定会马上处理。”

范林怔了两秒，微笑：“谢谢你，苏经理。”

他终于肯称呼她为苏经理了，苏画知道，真正的尊重和信任，从这一刻开始了。

上午在修理离心机的过程中，学生也陆陆续续都来了，在实验的间隙，也会过来看看。那个闯了祸的小男生，想要凑过来看，眼神却又躲躲闪闪。苏画在周围的学生散开，只有他在附近做实验的时候走了过去，笑着问他：“你是研几的？”

小男生微低着头：“下半年才上研一，我暑假来帮师兄做实验的。”

“其实刚开始做实验，操作失误是难免的，我们在别的实验室，也经常遇到这种事。”苏画安慰他。

小男生抬起头，怯怯地问：“是吗？”

苏画点了点头：“平时没事就多看看各种仪器的说明书，这样用的时候就不会出错了。”

小男生的眼神，放松了些，有师兄叫他，他走开了，过了一会儿，又给苏画倒了杯水端来，一溜烟地跑了。

苏画看着他的背影好笑，心里有些暖。

一直在忙碌的姜工，背后的衬衫，已经有汗浸湿的痕迹，她轻轻地将那杯水放到他手边的桌子上。

他察觉了，抬头对她感谢地笑。

苏画又转头去看小陈，他正认真地在小本子上作记录，如同当初的自己。

苏画微笑，她相信，只要待人以诚心，自己在这里，也同样能拥有好的伙伴和客户。

维修完已经快到中午下班时间，苏画拿着维修报告去找范林签字。可是他的办公室有人，门紧闭着，苏画只好站在门外等。

过了快半个小时，门才打开，走出来的人，看见苏画，眼睛眨了眨，摸着下巴装作自言自语：

“咦？是不是我看错了，怎么觉得我面前这个人这么像苏画呢？”

不想多等一秒（2）

苏画也回答得一本正经：“您没有看错，魏总。”

魏庭和苏画对视片刻，再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你怎么会在这里？”苏画问他。

“我姐的小孩上学的事，我来找范主任帮忙，倒是你，怎么会在这里？”魏庭说这句话看起来轻松，心里却是沉重的叹息。当年她突然离开，他还以为，再也无缘遇见她。

“我来帮他们实验室修离心机。”苏画回答，听见里面有收拾东西的声音，想着范林可能要下班了，赶紧扬了扬手里的报告，“我要去找范老师签字，先进去了啊，改天再和你叙旧。”

却被魏庭叫住，还是那样慢吞吞的语调：“你都没给我电话号码，我怎么找你叙旧？”

“啊，我忘了。”苏画赶紧翻出一张名片递给他。

他看了一眼：“哟，已经是经理了啊，怎么看着还是这么菜鸟呢？连名片都不知道主动给人发？”

苏画翻了个白眼：“是，让您见笑了魏总，以后请多指教。”

没空再跟魏庭继续磨牙，苏画匆忙进了范林办公室。

魏庭将手中的名片，死死握紧，迅速往外走。一出学院大门，他就打电话给易沉楷：

“我碰到苏画了。”

电话的那一头，开始是死寂的沉默，然后，魏庭听见那个人，声音嘶哑，喃喃地重复：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魏庭深深地叹了口气，易沉楷失去苏画之后的心碎，只有他最清楚。易沉楷为了找苏画，甚至去找程惜雅，想从她的丈夫江岷那里，打听出苏画家的电话。

可是只得到一句冰冷的回答：

“我们两家早就搬开了，断了联系。”

易沉楷又去翻苏画的人事档案，找到苏画父母的工作单位，打电话过去，被人告知，那个厂一年多前就破产了，换了新主人，原来的职工已经离岗。易沉楷放下所有的身段，再三央求那个人帮他查联系电话。

那是魏庭第一次看见易沉楷那样卑微地求人。

可是真的查到了电话，易沉楷却不敢打，怕苏画的妈妈听出自己的声音，想起自己的名字。

电话是魏庭替他打的，说自己是苏画公司的同事，问苏画在不在家。

却听见苏画的妈妈，惊诧地反问：“她不是在公司上班吗？过年都没回来啊。”

苏画的去处，居然连父母都没告诉。

电话还没挂，一边的易沉楷已经瘫在椅子上，用手抱住了头。

魏庭在那一刻清晰地看见，泪水从他的指缝里流出来……

“苏画真的回来了。”魏庭无比肯定地对易沉楷强调，这应该是三年来，他对易沉楷说得最开心的一句话。作为朋友，他看着易沉楷心痛，也为离开的苏画心痛，他从来不曾想过，那样好的一对，会落得这么惨的结局。但是，他看着他们分开，却无能为力，为此他一直挫败而愧疚。

所以今天，他拿到那张名片的时候，只是薄薄的一张纸，却让他觉得沉甸甸的。

他总算，可以为他们做一点事。

易沉楷听清了魏庭的话，呼吸变得急促：“我马上赶回来。”

他此时，还在外地出席一个活动，跟主办方打了个招呼，就即刻离开。

主办方负责人在他背后叫他：“易总，就要开始了啊，您能不能稍微等一会儿……”

“不能等。”他头也不回。

三年了，日日在绝望中盼望与她重逢，如今，她终于真实地出现在他的世界里，他又怎么还能多等得起一秒?

易沉楷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一路上，他紧紧攥着手机，却始终不敢拨出那个号码。苏画曾经的突然消失，已经让他有了严重的心理后遗症。他无端地恐惧，如果他的电话惊动了她，会不会在他回到这个城市之前，她又无声无息地离开?

一直到车过了长江大桥，他想着自己已经离她那样近，心才稍微踏实了些。

手心里的汗，让屏幕上的照片变得斑驳，她像是远远地站在一片水色之后，对他微笑。

他用指尖轻轻擦去那水色，她的笑容变得清晰。心里有止不住的狂喜，他却又在想，这会不会，只是个感觉真实的梦而已。

手指微颤地拨号，在等待她接起的几秒钟内，他发现脑袋里一片焦虑的空白，居然组织不起来一句要对她说的完整的话。

此时的苏画，正在看总部发来的新产品资料，听见手机铃响，随手拿起来，号码是陌生的：“您好，我是苏画，请问哪位？”

易沉楷的心被重重一击，三年来，他从未换过手机号，二十四小时不关机，每个陌生的未接电话，他都会回拨，每条不识名字的短信，他都会小心翼翼地回短信问对方是谁，他一直在幻想，或许哪一天，她会和他联系，却原来，她早已忘了他的电话号码。

对方长久的沉默，让苏画手里的鼠标，渐渐停下了滑动，她开始意识到，电话那一头的人是谁。

给了魏庭电话，他知道，也是迟早的事。

心里有苦涩，微微地泛出来。

她假装不知地追问一句：“请问您是哪位？”

“是我，画儿，我想见你。”他低哑的声音，瞬间划破了她脆弱得如蛋壳般的平静，疼痛开始在心底无边蔓延。

她以为，□辈子，再不会听见有人叫她画儿。

她的眼睛，看着窗外，暗黑的夜空，没有半点星光，犹如那个孤独的除夕夜，她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看到烟花燃尽后的凄冷。那凄冷笼罩着她，让她的心，好久都见不到阳光。

本在翻涌的情绪，迅速冻结，她的声音，平静而生疏：

“不好意思，今天太晚了，不方便面谈，要是有事，请在上班时间联系我，再见。”

没等他回应，她已经挂了电话。

他再拨过去的时候，她已经关机，在那个冰冷的女声里，他忽然想起了他最想对她说的话：

“画儿，这些年，你过得好不好？有没有生病，有没有受苦，有没有被人欺负？”

还有一句：

“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想你？多么想你！”

别人的万家灯火（1）

苏画走进医院大厅的时候，衣裳已经湿了大半，她在雨中，站得太久。

当看见指示屏上“妇产科”三个字，她的心微颤了一下，但很快又提醒自己：

苏画，你今天是来谈业务的。

昨天一起吃午饭的客户，告诉她一个消息，人民医院要买超高速离心机和紫外分光光度计。她打听之后得知，负责这次采购的副院长，正好是自己认识的人，曾经的老师，鲁承志。

这让苏画增添了信心，她希望能成功，这毕竟是她来这里之后的第一单生意。

照着提示，她来到八楼，刚要出电梯，就碰上了迎面走来的李云飞，看来他也得到了消息。

这也算是她和李云飞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吧，苏画更坚定了要拿下这单的决心。

上次范林实验室的事，李云飞未得逞，一直耿耿于怀。

他站定在苏画的面前，嘴角的笑容，带着不爽和讥诮：“苏经理，你好啊。”

虽然和李云飞以前在公司的年会上见过，但并未说过话。眼下听他这一声酸溜溜的“苏经理”，她知道，他是妒忌她一来中部，就得到了他几年来没得到的经理头衔。

既然你妒忌，就让你妒忌个够。

苏画并未表现出丝毫的谦虚和不好意思，而是微微点了个头：“你好。”

那样的架势，表明了她经理的身份，好像他不过是个小兵。

李云飞被激怒了，但毕竟是老江湖，他只是咬着牙，狠狠盯了她一眼，就进了电梯，门关的时候，她听见了他鼻孔里发出的冷哼。

苏画挺直了身体，微仰起头，微笑着走向副院长办公室。

刚一敲门，就听见里面传来声音：“进来。”

还是那样带着方言味的普通话，苏画的心里涌起了亲切感，她推门进去，露齿一笑：“鲁老师。”

鲁承志从文件里抬起头，眯着眼睛有些疑惑地看着苏画，觉得她有些眼熟，却又想不起来。

苏画笑得有点调皮：“鲁老师，我们可是还合过影哪，您不记得我啦？”

鲁承志摸了摸脑袋，最后猛地一拍：“我想起来了，你是03级的，那个……”

他又想不起名字了。

“苏画。”她嫣然一笑。

“对对对，苏画，苏画，快坐，太久了，记不清了。”鲁承志爽朗地大笑。

这笑声苏画太熟悉，大三暑假，他是她们班五峰实习的带队老师，每天一起去采样本，一起爬山，一起打牌下棋，这样的笑声，常常响起，当时她们班同学都亲切地叫他“鲁大班”。

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当听说苏画来是为了购仪器的事，鲁承志一口答应，说只要技术参数满足，绝对没问题。

苏画很开心，说要请鲁承志吃午饭，他还是大笑：“学生嘛，还这么客气干什么？”

苏画坚持，鲁承志似乎不好再推辞，说今晚已经有约，回头一定找她。

苏画愉快地答应，告辞离去，却没发现鲁承志的眼神，在她的背影上流连许久。

苏画从医院的大楼走出来，外面还在下雨，她急急地往的士站走。

有车在她身后按喇叭，她往旁边让了让，那辆车却开到她旁边停了下来。

“苏画，上车。”是秦棋。

雨有越下越大的趋势，苏画没有多做犹豫，拉开车门爬了上去。

用秦棋递过来的干毛巾擦着头发，苏画随口问：“你怎么这时候才从家里出来？”

秦棋看着她满脸水珠的样子笑：“家里来了亲戚，耽搁了一下。你呢，来这里干吗？”

“医院要买仪器，我来谈谈。”苏画擦完脸，将毛巾随手搭在椅子的后背上，转过身来坐好。

别人的万家灯火（2）

“顺利吗？”秦棋关心地问。

“还行吧，负责的是我以前的老师。”苏画回答得挺轻松。

“那就好，总算是要开胡了。”秦棋打趣她。

苏画也笑：“是啊，哈哈。”

秦棋此时其实很想问，她昨天遇到易沉楷，今天心情有没有好一点，可是又怕破坏她此时的好心情。

所以在这个话题快要结束之前，赶紧又起了个新头：“既然谈成了生意，你该请客了吧？”

苏画撇了撇嘴：“八字那一捺还没写呢，就宰我！”

“你这不是已经胸有成竹了吗？”秦棋笑她，“请客请客。”

两个人热热闹闹地讨论了一阵吃什么，最后决定去附近著名的小吃巷。

“我要吃一碗地道的鲜鱼粉。”苏画舔了舔嘴巴。

秦棋的眼睛里，满是温柔的宠溺：“傻妞。”

苏画被叫愣了，半秒之后，不自在地转过头去看雨。

秦棋也沉默下来，心里却充满了微妙的甜味。

很快就到了，一下车，她看着摊位招牌上那些熟悉的小吃的名字，就把刚才的尴尬抛到了脑后，只剩下兴奋。

她在这里生活了六年，就像是她的第二故乡，这里的小吃，都是她的至爱，在北京的时候，不知道在梦里想念了多少回。

“我要两块钱的面窝。”

“一碗凉面。”

“咸豆花，多加点香菜。”

秦棋看着像小孩子一样贪嘴的她，眼里的温柔更浓了。

其实，她有时候，还是像个小女孩，让人想要宠爱呵护。

“你点这么多，待会儿还吃得下鲜鱼粉吗？”他在旁边提醒她。

她眨了眨眼，这才想起来，她的粉还没买呢。

看着她傻眼的模样，他大笑：“你使劲吃吧，实在能力不够我帮你。”

看着秦棋毫不避嫌地帮她解决食物，她心里怪怪的，只是埋头苦吃。

从小吃巷出来的时候，秦棋自然地去拉她的手，她却在他的指尖碰到她手的那一刻，下意识地躲开了。

秦棋怔了怔，眼神暗淡下来。

蒙蒙的细雨中，两个人肩并肩地走着，外人看来，他们是亲密的一对，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心和心之间的隔阂。

到了路口，苏画没有上秦棋的车：“我两点还要去F大，干脆不回办公室了，直接去。”

秦棋没有说什么，只是为她招手打的，送她上车。

她坐在向前行驶的车里，没有回头看，因为她知道，他一定还站在原地，看她离开。

第二天就是周六，很多实验室虽然只有周日才休息，但是周六已经比平时清闲许多，所以苏画也随着清闲了些。到了下午，她接到鲁承志的电话，说晚上一起吃饭。

苏画连忙说自己去订位置，鲁承志却说已经订好了，在某家四星级酒店的二楼餐厅。

鲁承志看起来是那个地方的常客，苏画刚在服务台报出他的名字，接待小姐就笑着说：“哦，鲁院长已经到了，在里面等呢。”

不知怎么，苏画总觉得小姐看她的眼神，有点奇怪。

才推开包间的门，就听见了鲁承志的招牌笑声：“来了啊？”

苏画走进去，没有任何陪客，只有他们两个人。

点菜的时候，鲁承志直接点了白酒，对苏画说：“今天陪老师痛快喝两杯。”

苏画没说什么。做销售这么久，苏画的酒量并不算浅，何况陪的是旧日的老师，喝一点也理所当然。

吃饭的时候，开始苏画还颇有兴致地回忆她们那一届的人和事，却发现鲁承志只是敷衍地打哈哈。苏画可以理解，毕竟他教过的学生那么多，又怎么会将年代久远的这一届记得太清楚。

她渐渐不怎么说了，席间只剩下鲁承志的滔滔不绝，从他的艰苦奋斗，到今日的成就。

别人的万家灯火（3）

苏画在一边乖巧地听着，偶尔插上一两句赞叹和佩服的话。

这样好的聆听者，更是激发了说话者的表达欲。

话题从事业转到了家庭。鲁承志收敛了刚才的意气风发，表情很苦闷。

他靠在椅背上，脸望着天花板长叹一口气："你不知道，我的家庭，真的是不幸福啊！"

苏画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你知道，我家是农村的，出身苦。我爱人呢，是城市的，爸爸又是教授。当年我岳父，也是我导师，把我介绍给她的时候，她就看不上我。后来勉勉强强结了婚，她还是一直都瞧不起我，不管我在工作上取得什么成绩，她都会抬出个比我更强的人来，说我没用，我真是不想跟她过了。"

劝和不劝离，苏画也只能安慰他说："也许……师母这是激将法……"

话还没说完，就被鲁承志愤慨地打断："她哪是什么激将法？就算工作上需要激将，难道床上也需要折磨我吗？完全是个性冷淡！"

苏画大窘，她没想到，自己的老师，居然会跟她叙述夫妻之间那方面的不和谐。

而她低着头，耳根微红的样子，却让鲁承志体内的灼热更加升级。他的手，搭上了苏画的椅背："其实啊，找老婆就该找你这样的，又漂亮，又有气质，还善解人意。"

苏画一惊，身体坐直，远离椅背。

可是他的脸离她更近了些，喷出的酒气让她觉得恶心："我现在当副院长，一年经过我手的仪器款就是几百万，只要你愿意，我可以全部给你。"

苏画挣扎着想要推开他，可是酒醉的男人力道特别大，苏画根本撼不动，他紧紧抱住她，一只手已经摸上了她的腿，猴急到了极点："我从昨天看到你的时候就喜欢上你了，我已经在四楼把房间都开好了……"

苏画只觉得羞愤交加，想也未想，抓起离她最近的盘子，连同盘里的菜，往他头上扣去，顿时，肮脏的汤水，顺着他的头发流下来。

他跳起来，指着苏画的鼻子，勃然大怒："你他妈怎么这么不知好歹？多少女人自己送上门老子都不要，你不过是个卖仪器的，还要求着老子呢！"

"我是卖仪器，但我不卖身！"

苏画站了起来，眼神冷厉，她从包里掏出一叠钱，狠狠拍在桌上："这是今天的饭钱，多的，就算是你的干洗费！"

说完，她一把推开挡在她面前的椅子，"砰"的一声，椅子重重砸在地板上，连鲁承志也被吓住，呆呆地看着她。

她走出门去，正撞上进来送菜的小姐，望着这一地狼藉，惊愕无比。

苏画却在这个时候明白了刚进门时，接待员听她报出鲁承志的名字时奇怪的眼神。

她一定不是鲁承志带到这里来的第一个女人！

她真的觉得耻辱，不仅仅是为自己，也为所有那些曾经真心信任鲁承志的学生们！

他不配做老师，不配被她们亲密地称为"鲁大班"！他根本就是个衣冠禽兽！

走出酒店，夜风裹着潮热，丝毫不让人觉得凉爽，只觉得胸口更闷。

作为年轻的女销售，她不是没想过，会遇到今天这样的事。可是她万万没想到，给她这种糟糕体验的第一人，居然是她的老师！

过去单纯的美好，被他今日的龌龊，糟蹋得面目全非。

她想起了在五峰的那张合影，鲁承志一左一右揽着她和另一个女生。当时觉得那是师生之间自然的亲密，如今却不由得怀疑，那个时刻，他心里到底想的是什么?

她还记起当时自己穿的是件无袖背心，他的手就按在她光裸的胳膊上，联想到今天摸她腿的肥厚黏腻的手掌，她一阵剧烈的恶心，本就被白酒刺激过的胃，再也禁不住，对着路边的垃圾桶狂吐。

吐完了，她已是头晕目眩，一步一挪地去路边的小店，买了瓶矿泉水漱净口。全身虚软，她没有力气再走，只能在旁边的石阶上坐下。

在车水马龙的街头，她怔怔地看着远处的万家灯火，突然间有些想哭。

她不过是个无依无靠的单身女子，独自在这个世界闯荡，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摔跤，什么时候会失败。没有家，没有男人，没有可以安心停泊的港湾。疼了，自己抚慰自己。冷了， 自己拥抱自己。疼过了，冷过了，还得强打精神，继续赶路。

仰头忍回眼里的泪，她硬撑着站起来，摇摇晃晃地走到路边，打车回酒店。

不肯放开的手（1）

第二天苏画痛痛快快地睡了个懒觉，醒来的时候已经十点半，她望着头顶的吊灯长长吐出一口气，她知道，人民医院这一单算是黄了，她和李云飞交手的第一回合，赢不了了，但是总不能拿身体去换胜利，那是耻辱，不是荣誉。

在楼下吃了点东西，她出去找房子，来这个城市是要打持久战的，不可能一直住在酒店里，那地方偶尔想煲个汤都不成，没有一点烟火气的日子，过得太轻飘，落不到实处。

在兆新周围找了两三家房屋中介，也没找到合适的房子，她在路边的麦当劳买了个甜筒，慢慢地边吃边走，漫无目的地四处张望。

她忽然看见了一个叫水语花苑的精装小户型楼盘的广告牌。素白的底，用干净的湛蓝色，浅浅几笔，勾画出花和藤，犹如青花瓷。只有一句简单的话，却瞬间打动了苏画的心：

给你漂泊的心，安一个家。

看了眼地址，就在附近，她干脆步行过去。

售楼小姐也像青花瓷一样文雅，只是轻言慢语地给你介绍价格、户型、环境和服务，并不过多鼓吹，让人对这里更多了几分好感。

跟着小姐去看户型，一间间看过去，都很漂亮，但是总差了点归宿感。直到走进倒数第二间，苏画停住了脚步。

蓝和浅米的主色调，原木色的家具，有风扬起白色的薄纱帘，只是一瞬间，心就轻轻舒展开来。

这才是她想要的家。

在外面累极倦极，进了门，便将鞋子和烦恼一起甩掉，光着脚走到阳台上，安静地吹一吹风……

“这么单调，谁买啊？”一个悦耳却尖锐的声音打断了苏画的冥想，她回头去看，是个身材高挑的美女，穿着橙红色的吊带长裙，很热烈的波希米亚风情。

她戴着一副巨大的墨镜，遮住了半张脸，却遮不住她嚣张的气场。

苏画却不知怎么，对她没有讨厌，反而有种莫名的亲切感。

或许，是因为她的那种气场，和曾经的某个人，有几分相似。苏画微笑，带着些苦涩。

那美女瞟了一眼苏画的表情，大概觉得那种苦涩是出于对她的嫉妒，头一仰，骄傲地离开。

站在苏画旁边的销售小姐，尴尬地极力想弥补："其实每个人性格不同，所以喜欢的风格也不同。"

其实她的担心完全没必要，苏画从来都不是没主见的人，她认定的事情，不会因为别人说不好就放弃。

苏画仔细看着房间，脑袋里迅速地考量：

一、格局精巧，功能齐全。一室一厅一厨一卫，客厅一隅还用蓝色水晶珠帘隔出一个半封闭的工作区。

二、室内装修和家具家电的品质，值得起这个房价。

三、小区地理位置很好，交通购物生活医疗样样便利。

四、房屋总价不超过四十万，只相当于北京同等位置同等面积的房子的首付款。

五、自己的积蓄足以支付掉50%，再贷款10年，没有过大的经济负担。

六、即使有一天离开这个城市，以房子的水准和位置，也绝对不愁出租或出售，没有后顾之忧。

列完这几条，苏画下了结论：

"就这套吧。"

她们出来的时候，正看见那个美女走出最后一套房，撇着嘴抱怨："都这个样。"

她指着倒数第三套房："算了，就要那套。"

她说的那套房，色彩对比强烈，有鲜明的个人风格。苏画觉得，和眼前这个张扬的美人，很相配。

签完认购协议出门的时候，她们又遇到了，苏画对她微笑地点了点头，毕竟，以后她们就要做邻居了。

那位美女看着她，突然冒出句话：“你认识我吧？”

不肯放开的手（2）

苏画愣了愣：“不认识啊。”

那女人一副被冰砸到脑袋的表情，嘴角抽搐了两下：“看来我混得够失败。”

说完就一阵风似的刮向她的红色小跑车，留下苏画莫名其妙地站在原地。

一直到晚上苏画无聊地坐在床上换电视频道，才终于明白了美女的挫败，抱着枕头闷笑不止。

原来美女是本市电视台的新闻主播，而自己来了这么久，还没时间看电视，所以没能及时地欣赏到她主持的精彩节目。

不过话说回来，就算看了，也未必就敢相信，电视上这个穿着套装正经八百的淑女，居然是那个衣着*性格火辣的*！

新闻完的时候，苏画特地去看了她的名字：

林暮雪，林中暮色晶莹雪，十分静谧的诗意。

可惜，与本人十分不搭调。

苏画再次闷笑，忽然觉得，以后跟这个女人做邻居，生活挺值得期待。

买了房子，苏画好像有了精神寄托，每每想起来，都会微笑。她嘲笑自己，搞得跟谈恋爱似的，难怪报纸上说，女人现在宁可投资房子，也不投资男人，说的就是你吧?

人心情好了，做事走路都生风，苏画每日里风风火火地奔波在各个高校之间。再过段时间就要开学了，新学期开始的时候，总会有些大大小小的仪器购置计划，得预先铺垫人脉。

刚走到F大生科院门口，就遇上了出门办事的实验员黄老师，她一见苏画就把她拉到僻静处：“跟你说哦，我们实验室二老板马上就从国外回来了，这次学校给了一百万，院里配了五十万，肯定是要买仪器的，你注意点。”

“哎，谢谢，谢谢。”苏画连声道谢，又像才想起来什么，从包里拿出两个MP3，“这是我们公司的纪念品，拿回去给你家小孩玩吧。”

MP3做成了小企鹅的模样，圆乎乎的很可爱。黄老师笑着：“一个就行了，哪要这么多？”

“小孩子总有同学朋友的嘛，这就是个小玩意，不过质量挺好。”苏画直接把MP3塞进黄老师手里的袋子里。

黄老师拍拍她的手：“到时候等小老板回来了，我带你去见他。我这会儿还有事，先走了啊。”

看着黄老师的背影消失在转角，苏画转身往楼上走去，给另外几个相熟的实验员送MP3。

在高校中这些资深的实验员，看似地位不高，实际上，往往都是有根基背景的人，或者是领导教授的老婆，或者是老教授的子女，就算两者都不是，在这个学校里混了这么多年，背后也总会积累一些枝枝蔓蔓的关系。所以，一般的老师都还要礼让她们三分，何况她们本来就是管设备的，在购买仪器的时候，往往都还要听取她们的建议。而平日里找她们的销售人员多了，你若是不合她们的眼缘，也就是冷冷淡淡的一句打发你：“某老师不在，你把资料放着吧。”

而从第一印象来说，苏画很占便宜，秀气的长相，温婉的笑容，再加上清爽的打扮，不涂脂抹粉，不嗲声嗲气。大气端庄的模样，正好符合这些四十来岁的阿姨们的审美观，再加上苏画待人周全，所以一来二去，很快就熟了，时不时给她透*小道消息，帮她点忙。

一路MP3发下来，院里引进了哪些人，有多少基金，苏画心里大致有了个谱。

其中有的人员已经到位，开始着手添置仪器设备了，所以后来的几天，苏画忙得马不停蹄。直到周五早上，她刚从办公室拿了资料出来，就接到了售房小姐的电话，她这才想起来买房的手续还没办完。

不肯放开的手（3）

今天还要去F大，只能赶着上午把手续办完。她低着头边想事情边急匆匆地走向电梯，和从里面出来的秦棋撞了个正着。

秦棋扶住被撞得要倒的她：“干什么去？这么急急慌慌的？”

苏画抱歉地笑：“去办买房手续。”

秦棋眼里闪过一抹亮光。

她买房了？那她应该要长期待在这里吧，他还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

他放松地开她玩笑：“看来你们这一行利润够高的啊，才做成了人民医院一单，你就敢买房了？”

苏画嘴角泛起一抹难言的苦笑：“那单我估计是做不成了。”

“怎么了？”秦棋惊讶地问。

“电梯来了，我走了，赶时间。”苏画并不想对别人说那晚的污秽。

秦棋看着关上的电梯门沉思。

到了第二个周一，苏画收到了条短信，居然是鲁承志发来的，内容只有五个字：

过来签合同。

苏画讶然，他那天气急败坏，怎么还会和她签合同？

莫非又是诡计？不过她倒也真想看看，揭掉了那身豺狼的皮，他还怎么装羊？

她抱着一探究竟的心思，去了人民医院。

真是冤家路窄，刚到大门口，就遇到了李云飞，他看她的眼神，很阴很不爽：“苏经理你不简单啊，还请得动院长为你说话。”

一直到走进鲁承志办公室，苏画也没想明白，自己和院长连面都没见过，是怎么发生联系的？

鲁承志见到苏画，一脸铁青，连话都没说，直接把合同丢到了她面前，上面已经有他自己的签名。

送上门的单，没理由不做，何况还可以如此解恨地看到鲁承志的挫败！

苏画爽快地签了字，连谢谢都懒得说，带着合同潇洒离去。

在回去的路上，她仔细思索自己的人脉网络，最后想到了一个人，秦棋。

回到兆新九楼，她直接推开了他公司的玻璃门："秦总在吗？"

站在不远处的曾菲菲，盯着她看了半秒，不情愿地说："请跟我来。"

苏画坐到秦棋的面前，开门见山："人民医院的事，是你帮的忙吧？"

秦棋笑笑："我也没帮什么，我爸和院长是老同事，跟他说了一声而已。"

这话说得轻描淡写，苏画心里却有些说不清的复杂滋味。秦教授那样一个严谨刻板的人，居然会为了自己的这点小事去找院长打招呼。

"我回头登门感谢秦老师。"苏画说。

秦棋微笑："谢就不用了，不过我爸妈倒真是让你去我们家玩，说都几年没见了，挺挂念的。"

苏画想起自己和秦家人之间发生过的那些事，轻轻叹了口气："是很久没见了。"

那天下午，苏画去买了东西，跟秦棋一起回了家。

齐老师一见到苏画，就拉着她的手亲热地叫"小画"，连素来严肃的秦老师，也满脸笑容。

对于这样的热情，苏画感动，却也有些尴尬，她早已不是最初来这个家时的小画。

吃饭的时候，秦棋细心地给苏画夹菜，一边的秦家父母，眼里满是笑意。

晚上在一起拉家常，齐老师忽然站起来走到房里，拿出一个影集，坐到苏画旁边翻开："看，这是心悦的宝宝，混血呢，漂亮吧？"

苏画一怔，看向那照片。齐心悦一脸幸福，抱着一个黑头发蓝眼睛的娃娃，旁边还有一个高大英俊的外国男人，温柔地揽着他们母子。

"她……结婚了呀？"苏画问了句傻话。

"一年多前就结了。"秦棋笑着接过话去，深深地看了苏画一眼。

苏画翻着那一张张照片，心中感慨不已。

原来，幸福真的可以重新再找，并不是只有某一个人才可以给你幸福，你会那么以为，只是因为，你还没有遇到下一个。

从秦家出来，已经九点，秦棋却说："时间还早，我们去江边转转吧。"

秦棋的车，停在大桥下。

他们伏在桥栏上，略带腥味的江风，给人以湿湿的暖意。

"知道吗？送心悦去美国的那天，我曾经一个人来过这儿。"秦棋望着对岸的灯火，低声说。

苏画转过头来看他，正好对上他的目光："那个时候，我对自己说，要想明白，到底该怎样好好去爱一个人。"

苏画避开了眼神，看向对岸，没有说话。

秦棋却扳过了她的肩膀，逼她看着自己："苏画，我已经彻底放下心悦了，现在我的心里，只有你。"

苏画垂下睫毛，不去看他："我目前的生活重心都在工作上……不想谈感情……"

"我可以等。"秦棋打断她的话，坚定不移。

"有些等待，不见得会有结果。"苏画低低地说。

"没试过，怎么知道？"秦棋挑了挑眉，十足自信。

那一晚走在江边，秦棋一直固执地握紧苏画的手，她几次想要抽离，他却怎么都不肯放。

隔着夕阳看你（1）

车到了F大生科院，苏画说了声谢谢就打算要走，却被易沉楷在背后叫住：“你要多久？”

苏画愣了愣，这是什么意思？难不成……

“我等你。”

苏画头大：“您去忙吧，不用……”

可是看了看易沉楷坚定的眼神，知道说了也没用，只好进去了。

回头看见他的车停在那里，自我安慰的庆幸，还好他开的是辉腾，看着也就像一帕萨特，不显眼，要是她坐着宝马奔驰来谈生意，呃……

等她上楼，黄老师他们的小老板开会去了，苏画在实验室等了大半个小时，好不容易等来了，又有别的老师找他谈事，又等了半个小时。等苏画和他谈完仪器已经快十二点。

苏画心想易沉楷肯定已经走了，毕竟凭他那个急性子，一个人苦等这么久，肯定要打电话抱怨，可是她的电话一直悄无声息。

等她到了大门口，看见那辆黑色辉腾，还像她离开时那样，静静地停泊在那里，心里好像突然被什么东西撞击了一下。

她走过去，发现那个人已经趴在方向盘上快睡着了。她抬起手，轻轻叩了叩车窗。他抬起头来，满眼的迷茫，像个孩子。

苏画觉得情绪突然变得好柔软，声音也轻了：“走吧。”

在车上，易沉楷问她：“中午去哪儿吃饭？”

那么自然，就像以前一样。

“随便。”苏画笑笑。

易沉楷带她来到了火锅城，苏画随口说了句：“你不是不能吃辣吗？”

易沉楷怔了怔，眼眸深了：“陪你。”

苏画内心涌动，却什么也没说，只是在单子上勾了鸳鸯锅底。

吃饭的时候，她涮着她的红汤锅，却也不忘给他的白汤锅下菜。

他只是低着头，默不作声地吃她给他涮的菜。

也不知道是不是辣椒太辣，反正苏画吃到一半的时候，眼角沁出泪来……

吃完饭坐着，易沉楷突然伸手，抹掉了沾在苏画脸边的一颗辣椒籽儿，自然而然，却让两个人都呆住。

易沉楷很尴尬地解释："我看见你脸上……有东西……"

"哦。"苏画平静地回答，其实耳根已经发烫。

出门上车，易沉楷又问苏画的行踪："你接下来去哪儿？"

苏画深感无奈："你不忙吗？"

"不忙啊，这几天我都很闲。"

难怪有空找她的碴儿！苏画腹诽。

"你去哪儿？"易沉楷又执著地问。

苏画只好说她还要去给C大的一个实验室试机。

易沉楷立刻尽职尽责地将她快速送达目的地。

姜工和小陈已经等在那儿了，苏画下了车，特地嘱咐易沉楷："试机要很久，你别等了。"

"知道了。"易沉楷点点头，苏画放心地走了。

今天遇上的这个于教授，是个从德国回来的四十多岁的女人，据说到现在还没结婚。

苏画本不想把结没结婚和个人品质联系起来，但是事实容不得她不做相关推理。

可能是运输和搬运过程中碰撞了，灭菌锅的金属外壳上凹进去小小的一块，倘若不仔细看，根本注意不到。可是德国回来的人，就是细致入微，逻辑出众，人家不仅看到了这个瑕疵，而且迅速引申拓展，上纲上线："我一直就觉得你们BR很差，以前你们在我们院的声誉真的是差到极点，就只卖东西的时候花言巧语，卖完了就手一撒，不管了。"

说到这里，她还夸张地做了个撒手的姿势：“这次要不是胡老师介绍，我打死都不会买你们的东西，看吧，我就说不好吧，送来个新的，居然是个坏的！”

“于老师，这个并不是仪器的品质问题，只是物流公司运送的时候没有注意……”

隔着夕阳看你（2）

苏画的话被打断，那位于教授的嗓音，尖利高亢：“不要自己的东西有问题，就只会把责任推给物流公司。”

原来就算遇上秀才，理也照样说不清。

苏画让步：“这样吧于老师，我和总部联系一下，看是给您换台新货还是给您一些补偿。”

于教授素来刻薄而爱贪小便宜，听苏画这样说，立刻口气强硬：“换什么货？我等着用呢，等你们换回来，我的实验还要不要做了？打个七折，不然我就退掉，不要了。”

说完一甩手就走了，根本不给苏画说话的余地。

七折？只是外壳的一个微小损伤就打七折？她怎么不干脆说把这灭菌锅送给她，来弥补她的精神损失？

苏画气极反笑。

一直坐在隔壁的实验员胡老师，这个时候才跑过来：“小苏，不好意思，本来我是好心给你介绍生意，没想到搞成这样。”

苏画笑着安慰她：“这是哪的话，你放心，我会处理的。”

装机本来就折腾了半天，再加上刚才的争执，苏画觉得很疲惫。她慢慢地下了楼，却一眼看见易沉楷，靠在辉腾旁边抽烟。

身后还跟着两个下属，苏画赶紧支开他们：“你们再去三楼的孙老师实验室看下离心机，昨天他们打电话给我说转头有点问题。”

姜工和小陈走了，苏画走到易沉楷身边，语气中已经带了些嗔怪：“我不是跟你说别等了吗？”

易沉楷却只是笑笑，按灭了烟：“等得不算久。”

三年他都等了，何况这几个小时？

上了车，苏画靠在椅背上，倦意袭来，她半闭着眼，轻轻地揉额。

“很累？”易沉楷低声问。

苏画转过头，对他笑了笑：“还好，就是今天的客户有点麻烦。”

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对他倾诉，可是很容易就说出了口。

他深深地看着她眉宇间的疲倦，心疼不已。

“睡会儿，嗯？”声音温柔地像在哄她。

很奇怪，秦棋的温柔，她总会觉得不适。可是易沉楷的温柔，她却一点都感觉不到排斥，只觉得有种太熟悉的温暖，包裹住她。

她闭上眼睛，心如那雨中的碧草，幽幽滑下一滴泪。

醒来的时候，已在江滩。

她在车里，他在水边。

她没有下车，只是将头靠在车窗上，远远地看着那个背影，被夕阳的光，染成淡金色。

曾经，你的怀抱，是我的家。

可是现在，我只能这样，隔着夕阳，看你……

当苏画看见易沉楷转身，她慌忙闭上眼，靠回椅背。

他开车门的时候，她睁开眼睛，假装刚刚醒来：“我是不是睡了很久？”

易沉楷的笑容里，似乎有些伤感：“不久。”

他不敢留在车里，怕自己会忍不住，想要吻她。

可是站在江边抽完半包烟，他却更想吻她。然而折回来，她已经醒了，他没有勇气在她清醒的时候吻她。

“晚上……”易沉楷的话还没说完，苏画的手机就已经响了。

苏画看见屏幕上林暮雪的名字，嘴角弯起微笑。

而这种亲昵的笑，让易沉楷以为，打电话的人是秦棋，心蓦地沉了下去，他转过头去，看向车窗另一边。

苏画一接起电话，就听见林暮雪说：“我今天回家早，做好晚饭等你回来吃。”

苏画的声音里带了笑意：“你现在越来越贤惠了啊，都知道做好晚饭等我回家了。”

她没想到，自己的话更加深了易沉楷的误会，秦棋和苏画，已经住在一起了吗？有关他们的那些亲密画面，易沉楷不敢想下去，心一阵阵剧痛。

就说了这两句，林暮雪说锅里还在煎鱼，急急忙忙挂了。

苏画还没放下手机，就听见易沉楷说："晚上我有个饭局。"

苏画一怔，其实她刚才还在犹豫，是不是跟林暮雪说，今晚有事，不回去吃饭了。

现在……他说有饭局，那就算了吧。

"要不我就在这下吧，江边挺好打车的。"苏画对他笑笑，心里却有一丝失落。

"也好。"易沉楷并未多说，他没有那样的气度，可以送她回和别的男人的家。

她站在路边，看他的车混入茫茫车流，如一滴水融进江河，很快便消失了。

她惘然，走到刚才他站的位置，去看那一江斜阳。

没有等到黑暗来临，她便果断离开。

有些温暖，不贪恋，就不会在失去之后，那样冷。

戒不掉的你（1）

第二天上午，苏画没去华易，而是先去了C大。

她敲开了于教授办公室的门，看见里面的人，一脸倨傲。

苏画反手关上门，走到于教授桌前，语气谦恭却不卑微：“于教授，我给总部打过电话，但是因为损伤很小，所以最多只能打九五折，很不好意思。”

于教授的嘴角顿时上挑起来，松弛的皮肤露出一条难看的斜纹：“哎，你们公司怎么这样的啊？你现在只看到外部有损伤，谁知道内部是不是也坏了啊？”

苏画镇定自若：“昨天我们试过机，功能一切正常。”

“那也不行，买回来的新东西就是坏的，任谁心里都会受不了。”于教授理屈了，词却不穷。

苏画微微一笑，从随身的资料包里，拿出了一个纸袋，放到办公桌上。

于教授看见上面的雅诗兰黛标志，喉咙里那些激昂的措辞，瞬间卡住了。

苏画温和体贴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给您造成了不愉快，我很不好意思，所以买了点小东西，希望您能接受我的歉意。”

这个套装，至少也得两千吧。自己这次也只是买了个六七万块钱的灭菌锅，她自己心里也清楚，那点碰伤对方不可能给她那么高的折扣，何况就算是打了折，折下来的钱也是归在科研经费里。把国家的钱变成私人的，总要多道手续，还不如这样直接收东西来得方便实惠。

于教授的一腔怒火，就这样被平息了，可是脸上还要维持庄严：“以后你们做事真的是要注意细节，知道吗？”

苏画点头称是，退出她办公室，关门的时候，瞥见她正将桌上的礼品盒，往抽屉里放，脸上有掩饰不住的喜色。

果真是行业不分贵贱。苏画的眼里，现出一抹嘲讽。

解决完了这边的事，她想起华易的合同，打电话给易沉楷："易总，我现在过来华易谈合同，方便吗？"

易沉楷的声音很公事化："我现在有事要出去，把合同签好了放秘书那里，你自己过来取吧。"

"好的。"苏画答应，却为他的淡漠，感到有些难受，转眼她又自嘲，你们本就只是客户和销售的关系，这样的来往方式，才属正常。

去华易取了合同，下楼的时候碰到魏庭，苏画奇怪："你不是出差去了吗？"

魏庭尴尬地打了个哈哈："我刚回来。"

苏画了然，唇边有淡淡的苦笑："不必这样，魏庭，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

魏庭却深沉地看着她："真的过去了吗？"

如果真的过去了，你怎么还会有这样的眼神，这样的笑容？

苏画不想迎视魏庭那双似乎能看穿人心的眼睛，说了句"再见"就走了。

魏庭在她背后，双手插在裤兜里，仰头望着十楼叹息。

悲欢离合，往往决定在一念之间。往前踏一步，或许就是与爱相守的世外仙境，可惜，人人都害怕是万劫不复的深渊，所以，宁可闭上眼睛往后退。

接下来的日子，苏画和易沉楷没有再联系，他们各自忙碌，忙得不留时间悲伤，不留时间想念。

人民医院的离心机到货了，苏画去装机，因为院长打过招呼，鲁承志自然不敢过于造次，但是也没给苏画好脸色看，还不时找点由头挑点刺。

苏画也不多说，只是尽力做好自己的本分工作。安装好出来，在一楼大厅里遇上了秦教授。

当他知道苏画是来试机的，便问她："怎么样？没人为难你吧？"

苏画忙说没有。

秦教授语气一顿：“我们秦家的人，看谁敢欺负。”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很气愤，鲁承志的好色行径，在医院内部无人不知，上次秦棋回来说苏画的生意没谈成，秦教授就大概明白了个中缘由，当时就给院长打了电话，要他亲自过问这件事。

戒不掉的你（2）

“秦家的人”这几个字让苏画很尴尬。

“秦老师，我和秦棋……”她还没说完，秦教授就摆了摆手：“你们那些小儿女的事，我也管不了，但是以后你在人民医院，还有本市的其他医院，遇到事只管告诉我，或者直接报我的名字。”

秦老师此时，就像一个维护儿女的父亲。苏画知道，他是真当她是自己人了，心里更是愧疚。

其实，她并不领秦棋的情，甚至烦躁，可是，她却承了秦家的大人情。

有学生在叫秦教授，他走了，只剩下苏画，心里如同压了块石头般的沉重。

此时的易沉楷，心情也并不比苏画轻松，因为戚安安来他的办公室，找他选婚纱。

戚安安也只能在这里，才找得到他，他的家，从不让她去。

从易沉楷同意结婚以来，她就一直想尽借口和易沉楷亲近，这当然也是她母亲和易家奇的意思，他们都欣喜着美梦成真，却又怕这梦醒在半路上。

戚安安站在易沉楷旁边，一页页地翻着画册。

“沉楷哥哥，你说是白的好看还是粉的好看？”

“都行。”

“那是长款好还是短款好？”

“随便。”

“你结婚那天是穿黑色还是白色？”

“无所谓。”

易沉楷的眼睛，并未在画册上停留过，心更没有。

戚安安渐渐感到无趣，合起了画册，又期期艾艾地问：“那我们什么时候去挑戒指？”

戒指？这个词刺得易沉楷心里一痛。

“你自己去买吧，我最近很忙。”他冷硬地丢出一句话，打得戚安安满心凄凉。

戒指她自己去买，是不是再自己给自己戴上？

这仿佛只是，她一个人的婚礼，和他无关。

她戚戚然地离去。

易沉楷手肘撑在桌子上，用手指捂住了眼睛。

他要结婚了，她呢，是不是也快了，还是，已经结了？

“给我泡茶。”他对门外咆哮。

秘书手忙脚乱。

可是泡好的茶水，易沉楷只喝了一口，就连同杯子一起摔进了垃圾桶。

不是那个味道，任何地方的，再好的茶叶，再好的水，都不是那个味道。

所以她走后，他戒了茶，三年未沾，可是她回来了，只是几天，他就再次上瘾，无法自拔。

苏画，有关你的一切，我要怎么才能戒得掉？

而此时，秦棋却找到了和苏画关系破冰的契机。秦教授白天在医院碰上了苏画，晚上秦棋回家，自然就跟他说了。从上次看房那件事之后，秦棋和苏画一直就处在不尴不尬的僵持状态。今天苏画和他爸见过面，秦棋知道她的态度必定会软化一些，所以趁热打铁，打了个电话给苏画，虽然只是闲聊，却缓和了两人之间的气氛。

但是有了之前的摩擦，秦棋对待苏画的方式，有了改变。不再每天固定接送，只是在恰当的时间约苏画吃饭，或者偶尔送她回家。他理智地保持着这种不松不紧的关系，却悄无声息地加快了买房进程，力求在十一之前，搬进水语花苑，对于那七天假期，他有他的安排。

苏画并不知道秦棋的心思，她也在考虑十一长假的事情，但那是和工作有关。

和华易的那单生意，和外贸公司的合同也签得相当顺利，是时候该感谢范林了。

本来以往遇上这种事很好办，直接从利润中拿出几个百分点，作为回馈就行。但是这一次，真正的买主是华易，而范林知道她和易沉楷的关系，也必定不会在她这落下口实。但是倘若她仗着和易沉楷的关系，就这么大模大样地把范林的帮忙一笔抹过去，那她就真的是不上道了。考虑再三，她决定趁长假请范林实验室的人去短途旅游一趟。这样，钱花了，却不是送的真金白银，自在畅快又没顾忌。

所以这天，她借着去给F大送资料，去找范林商量度假的事。可是却在学院门口遇到了李云飞，还有他的上级——GK的中部区域经理徐越。人家可是真正的经理，手下还有十几号人，不像她，其实是个光杆司令。

但是输人不输阵，苏画还是迎着他们走过去，打了个招呼。

徐越是个保养得很好的三十多岁的女人，笑容温润，眼神犀利，一开口，便颇有些意味："苏经理很厉害啊，来了不到两个月，就接了几个大单。"

苏画笑得谦逊："也不过是运气好，撞上了而已。"

一旁的李云飞，冷哼一声："撞得好不如撞得巧啊。"

徐越扫了李云飞一眼，他不敢再吱声。

苏画只是云淡风轻地瞟了李云飞一眼，在心里冷笑。

李云飞这样的人，她委实看不起。一个大男人，却比女人更鸡肠小肚，投奔了新主子，就恨不得把老东家一棒子打死，对于曾经的同事，也是陷害污蔑，手段恶劣。这种人，自以为聪明，其实比谁都傻。这世道，谁不是明目*的人？日子长了，你的为人，大家都会清清楚楚。你的客户不敢信任你，你的上司担心你下一次背叛，你的同事不敢拿你当朋友。

所以李云飞，你就使劲作践你自己吧，加油！

苏画优雅地和他们告辞，飘然离去。

跟范林说起旅游的事，他思忖片刻，答应：“嗯，加了一暑假的班，放松一下也好，就是让苏经理破费了。”

相互客套一番，他们定下去距离不算太远的庐山，之后范林又提出十一出行人太多，就赶在长假前一周，周五出发，周日晚上回。

那就是说本周五，今天已是周二。时间很紧，还好长假前出游的人不算太多，折腾了一番，苏画总算订好了旅行社。

可到了周四，范林又打电话过来，言语之中有些不好意思：“昨天和魏总一起吃饭，无意中说起庐山旅游的事，他说他也想去，正好借这个机会和项目组成员熟悉一下。”

“好的，我来安排。”苏画答应着，心里却在犯嘀咕，熟悉项目组成员，以后有的是机会，魏庭那个宅男，怎么会放着大好的周末不过，去跟着他们爬山？联想到他最近一系列可疑行径，苏画几乎可以肯定，他又在为她和某人创造机会。

果不其然，第二天苏画见到的人是——易沉楷。

庐山烟雨（1）

第二天上午的安排是爬五老峰，易沉楷在吃早饭的时候悄声对苏画说："今天我们不去了吧。"

苏画正在喝粥，一愣，放下了碗，假装夹榨菜，并不看他："还是去吧，好不容易出来一趟，哪里都不玩多可惜。"

和他单独待在一起，总会心慌，她宁可去爬山。

易沉楷撇了撇嘴，起身出去了。

等到队伍出发的时候，易沉楷很自然地又拿走了苏画的行李，周围的人都已经见怪不怪，在他们的眼里，易沉楷和苏画就是一对。对于这种暧昧不明的处境，苏画无可奈何，只能感慨易沉楷制造绯闻的功底之强。

五老峰，据说看起来就像五个老人，可是苏画横看竖看，就是觉得不像，叹了口气："年纪大了，没想象力了。"

站在一旁的易沉楷接口："谁说的，我都看得出来。"

苏画沉吟片刻，拿出个精辟的理论："人家都说老小孩老小孩，大概老到一定程度，又恢复了小孩的想象力了。"

易沉楷气结，她居然又明目张胆说他老，他扭头看她，见她一本正经地眺望远处，却明显在忍着笑意。

他忽然也忍不住笑了，其实她骨子里，还是以前那个喜欢恶作剧的丫头，并非像她表面上这样温婉成熟。

情不自禁，他伸手揉了揉她的头发，苏画吓得一下子跳开："你干吗？"

易沉楷也装得一脸淡定："你头发上掉了个虫，蠕虫哦，我帮你拿下来。"

苏画顿时毛骨悚然，眼睛在地上到处瞟："哪里，在哪里？"

易沉楷再也憋不住，哈哈大笑。

苏画反应过来他在耍她，叉着腰气呼呼地瞪他。

他又笑："茶壶姿势还是这么标准。"

苏画懒得再理他，一个人先跑了。易沉楷从路边揪了两朵粉红的野花夹在耳朵上，吊儿郎当地笑。

爬过了五老峰，又开始下石门涧，苏画真的是见识了什么叫做绝壁：一人宽的石阶，几乎和地平面成垂直的九十度角，只有细细的铁索充当扶栏，铁索之外，就是看也不敢往下看的深渊。

导游还在很敬业地说这个峰那个山，苏画根本没心思听，只顾像蜘蛛人一样扒着石壁，提心吊胆地往下走。

"别怕，有我。"背后忽然响起易沉楷的声音，苏画怔了怔，心里慢慢踏实下来，绝壁仍然陡峭，她却不像先前那般害怕。

走了太长的下坡路，到中段休息的时候，苏画的腿已经酸麻，坐着的时候似乎都还在抖。易沉楷坐在她旁边，从包里拿出个杯子："喝点，补钙。"

苏画接过来，发现居然是温热的牛奶，惊讶之后是感动，原来早上他提前离席，是去为她买保温杯冲牛奶。

温润的牛奶，沿着喉咙滑下去，似乎把那温暖带到了心里，她低声说："谢谢你。"

易沉楷却只是弯着笑眼望着她，并不说话。

休息了片刻又继续前行，历尽艰辛，终于到了涧底，有供游人休息的亭子，还有商店，大家放松地坐了一阵，又发现附近的河水特别清澈，都脱了鞋袜去水里蹚。

苏画也很想去，可是她在生理期，不敢泡凉水，只好站在岸边羡慕不已地看别人打水仗。

易沉楷出现在她面前，笑着对她伸出手："我抱你过去坐到那块大石头上。"

苏画脸热，连忙摆手："不用不用，我就站在这里看。"

易沉楷根本不由分说，一把将她像抱小孩一样抱起来，那边玩闹的人都在往这里看，苏画整张脸都红了，只在心里怪易沉楷太莽撞。

还好路不长，苏画很快被放到石头上，易沉楷站在水里，仰着脸对她嘿嘿笑，有水珠沾在他上翘的睫毛上，晶莹剔透。他这样孩子似的笑容，任谁也无法对他再生气，苏画在心里很快就原谅了他，柔声对他说：“你去玩吧。”

庐山烟雨（2）

易沉楷点点头，又跑去和那群人疯闹着打水仗。

她看着他难得放肆张扬的快乐，幽幽地叹了口气，为什么到了现在，他还是让她心疼?

本来还要下三叠泉的，可是天色阴暗，导游说山里的雨来得很疾，所以大家只好扫兴地坐索道回去。

在房间里睡过一觉醒来，苏画到走廊上去看雨。易沉楷开门出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情景：清秀的女孩，斜坐在灰白的石栏上，凝神看着纷纷扬扬的雨，银白的天光，映得她侧面格外清晰，似乎连睫毛都能一根根数得清楚。

他竟然不忍开口打破这一片静谧，只是倚在门框上，默默地看着她。

有雨珠从屋檐上滴下来，落到阳台边缘，摔成八瓣碎，瓣瓣晶莹。苏画望着那雨瓣微笑，易沉楷痴迷地望着她，她抬起眼的时候，正好撞上他的眼神。

苏画有些不自然地问了句："你也起来了啊？"

"刚起。"易沉楷走过去，坐到她的对面，两个人并不敢对视，默契地一起去看雨。

剩下的半个下午，就在雨声中度过，偶尔他会点燃一支烟，还是苏画熟悉的那个牌子，烟味干裂却并不呛鼻，这勾起了她心底那些隐秘的回忆，她以往，总是在散发这种味道的怀抱中睡着，醒来，或者哭泣。

她在这样的味道中，逐渐有了悲伤的感觉，为什么他们隔得这么近，故事却已经离得那样远?

易沉楷也逐渐发现，苏画的安静，已经不是刚才那种安静，他轻声问："怎么了？"

苏画摇摇头，笑了一下："没怎么啊。"

易沉楷却敏感地察觉到，她笑容的勉强。他坐得离她近一些，握住了她的肩，又问一句："到底怎么了？"

这样近的距离，他身上混着烟草味的气息更觉强烈，连她的心也被紧紧缠绕住，她忽然想哭，在眼泪掉下来之前，推开他，跑回了房里。

他愣愣地坐着，并没有去敲她的门。他在淅淅沥沥的雨里，好像有些明白了她的悲伤，自己也惨然地笑。

他们现在的情境，不过是上天恩赐的一段，梦般的假期。过了这三天，他们还是要回到各自的生活，她还是要回到别人的怀抱。

吃晚饭的时候，两个人都闷闷地不说话，其他人以为他们吵架了，整个气氛都有些沉闷。

易沉楷只吃了小半碗饭，就从后门出去抽烟，等众人吃完从大厅里出来的时候，他没看见苏画。

犹豫了片刻，他还是拉住一个人问："苏画呢？"

"她好像去镇上了。"那人回答，他看见苏画刚才从正门出去了。

他按灭烟，追了出去，看见苏画的身影，已经快要消失在路的拐角处。

他疾跑了几步，想要叫她，却又没叫出来，只是远远地跟着她。

她今天穿着一身紫衣裳，沿着青石板路，弯弯绕绕地走在如烟的雨里，影影绰绰，让他想起了戴望舒的《雨巷》。

她就是他心里，那个紫丁香般的姑娘。

他看着她走进镇上的小店，去挑选那些蓝的白的景泰蓝镯子，她举起雪白纤细的手腕，借着光看花色，和老板讨价还价。

她买完了镯子，又在镇上无目的地逛，有时去看谭木匠的梳子，有时去挑石鱼石耳，有时候又会驻足在手织的土布前，细细抚摩研究它的纹路。

他始终跟在后面，躲在暗影里看她。他觉得自己就像个隐秘的偷窥者，偷偷地收集着她的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留待回味。

逛完一圈，她走进镇上唯一的一家电影院，这里数十年如一日，放着同一部影片——《庐山恋》。

他看见她进了放映室，才从暗处走出来买票，进去之后，挑了隔她三排的座位，从这个角度，正好看见她的侧影，在荧幕光线的明明暗暗中，隐隐约约。她时而靠着自己的椅背，时而趴在前排的靠背上，时而又撑在扶手上，像个小女孩似的托着腮。

他怔怔地望着她，放映着什么，浑然不觉。直到灯光亮起，他才惊觉电影已经结束，仓皇逃离。

还好她有大大小小的袋子要拿，所以等她转过身来的时候，并未看见他的背影。

回去的路上，他照旧是远远地跟在她身后，随她一步步穿过那雨巷。

突然，他看见她脚一崴，跌坐在石阶上，再也顾不得许多，他一个箭步冲下去。

她被他的突然出现吓呆了，傻傻地望着他半晌，才结结巴巴地问："你……怎么会……在这里？"

他只是笑了笑，并不回答，低头检查她的脚有没有肿起来。

他的指尖，和她脚踝的肌肤相触，在她心里引发一阵酥麻，慌忙将脚缩回来："没事，不疼。"

他瞪了她一眼："你总是爱逞强。"

苏画赶快站起来，在他面前动了动脚："看，我就说没事。"可是这一动却又扭到了伤处，她疼得皱眉。

他不再说什么，只是背对着她蹲下。

她怔住，知道他是要背她，却没有勇气让他背。

他的口气有些不耐烦："快点上来。"

苏画还是站着没动，易沉楷已经用双手环住她的小腿，她只好爬上他的背，却挺直身体和他保持距离，小心地攀着他的肩膀。

他走了两步，故意脚滑了一下，身体大幅度前倾，她吓得抱紧了他的脖子，整个人紧贴住他。

他很满意这样的亲密度，背着她像跳房子一样，数着石板往下轻快地跑。

这样的雨，这样的他，她的心情也渐渐轻盈起来，将脸贴上他的背，感受那样熟悉那样想念的温暖。

湿润的空气里，飘来馥郁的桂花香，由浓，至淡，到最后，变成萦绕心间的，一缕若有若无的清甜……

婚姻是场持久战（1）

接下来的日子，苏画和秦棋各忙各的事，有空的时候，才一起吃饭，一起下班，并不刻意。但是每天早上，苏画到阳台上伸懒腰的时候，总能看见秦棋已经在对面对她微笑。这种风雨无阻的等候，让苏画的心日渐温暖，也开始有一点相信林暮雪的话，接受一个曾经爱过的人，是不是真的会相对比较容易？

而她再没联系过易沉楷，华易的货要到月末才到，偶尔有什么情况，她也只是致电范林或者魏庭作情况说明。魏庭曾经想问她和易沉楷的事，她及时地岔开了话题，强烈回避的态度，让魏庭只能作罢，他怎么也想不通，明明听说苏画和易沉楷在庐山已经和好如初，一回来又是形同路人。

他眼看着戚安安一天天地往华易大楼跑，今天婚纱明天婚照的，只为那两个人觉得心焦，不由得自嘲，这才叫皇帝不急太监急。

这天上楼，又在电梯里遇上来找易沉楷的戚安安，心里不自觉地涌起嫌恶，漠然地点了下头，他的眼神就再没看过她。

可是今天的戚安安，似乎心情太好，居然主动跟他打招呼："你上去找沉楷哥哥啊？"

魏庭和苏画一样，对这种软腻腻的台湾腔很反感，懒得应声，只当没听见。

戚安安骤然吃瘪，对魏庭一直隐忍着的怒气爆发出来，千金大小姐脾气发作："我到底哪里惹你了，你凭什么一天对我摆脸色，你也不过是沉楷哥哥手下的一个打工的，我上去让他开了你！"

魏庭只是不屑地扯扯嘴角："你可以去试试。"

这时七楼到了，门开了，魏庭头也不回走了出去，一句话伴着冷笑飘进电梯：

"我在办公室等着易总解雇我的电话。"

戚安安气得胸脯剧烈起伏，电梯门关上，她狠狠地跺脚，对着天花板咒骂魏庭：

“你算什么东西，跟我斗狠！”

可是真到了十楼，她却没那个勇气开口叫易沉楷开掉魏庭。事实上，她在心里不得不悲哀地承认，她在她未婚夫的心里，远远比不上那个打工的魏庭。

再看易沉楷，除了最初她进去时说过一句“你来了”，一直在处理文件，连头都没抬。

国庆前夜，她带着请柬，穿着华服，在这里磨蹭了将近一个小时，他才勉强同意和她一起出席晚会，可是自始至终，都没给过她一个笑容。晚会结束的时候，他好像更是气急败坏，居然一点面子都不给地让她坐出租车走，自己开着车绝尘而去。

他的眼里心里，何时真正放下过她?

不知为什么，越是接近婚礼，她越是觉得悲哀，那么辛苦得到的婚姻，却没有让她有丝毫的甜蜜。她的婚姻，并不代表幸福，只是一场持久战的胜利。

这场婚礼中，最开心的，大概是她妈妈和易伯伯，或许还有她在天上的父亲。

而她自己，不知道赢得这个阶段性的胜利之后，未来还要面对什么样的挫败。

也许是她呆呆地看着他太久，他终于皱着眉问了句：“你今天来有什么事？”

“我……不……易伯伯和妈他们……想让我问问你……婚礼的日期定在哪天？”戚安安甚至不敢说自己想问婚期。

易沉楷手中的签字笔顿了顿，依然是头都不抬：“我最近很忙，往后推推吧。”

至于推到什么时候，他没说，戚安安也不敢问。

戚安安站了起来，小声地说：“那……我走了。”

“嗯。”易沉楷没说再见，戚安安不知道，他是不是根本不想再见到她。

她拖着步子，离开了他的办公室，电梯从十楼降到一楼，她的脑袋一直是空空的。出了大楼，她看见了正在门口取车的魏庭，一愣，立刻就想向后躲，却已经来不及，她听见了他嘲讽的声音：“等了半天解雇令没等到，只好先去工作了。”

婚姻是场持久战（2）

戚安安说不出话来，低着头钻进了自己的车，她看见魏庭的车从她旁边飞驰而过，闭上了眼睛，心里虚弱到了极点：

为什么……你们都这么讨厌我？

戚安安回到易家，刚进门，易家奇就急切地迎上前问："沉楷对婚期的事怎么说？"

"沉楷哥哥说……他最近很忙……让往后推推。"戚安安回答得有些艰难。

话音未落，她就看见易家奇的表情变了："忙？有多忙？"

而站在易家奇背后的戚母，脸色也变得很难看。

戚安安更觉得虚弱，又解释了一回："他最近好像是真的很忙……要不然……就推后一点……"

易家奇的声音拔高了起来："再忙也得把婚结了，推到什么时候，再推说不定他就……"

他猛然意识到自己快要说漏嘴，及时打住。

戚母的眼神更加阴沉，但是她毕竟是嫁女儿的，不好表现得过于急迫，只是闷不作声，幽怨地长叹一口气，擦了擦眼角。

易家奇最见不得这个，立刻安慰："你们也别急，他说了年内结婚的，我们在阳历年底之前一定把这事办了。"

他甚至不敢等到农历年底，那可是要多出来两个月！有件事他一直不敢告诉戚家母女，前不久他在华易的内线告诉他，那个叫苏画的女孩子居然又出现在华易了。这简直是个晴天霹雳，他一下子明白了易沉楷之所以会突然答应结婚，必然是受到了苏画的刺激。可是这也证实了苏画对易沉楷的影响力有多么大，他可以轻易为她赌气结婚，自然也可以轻易为她悔婚。所以，必须要在他儿子改变主意之前，把结婚这件事靠实。

易家奇的表情变化，戚母看在眼里，但是她并未意识到这其中又再次牵扯了苏画的出现。她只以为是易沉楷对结婚这事还是心不甘情不愿，这让她心里如同有一百只猫在挠，难受之至。这些年，她一直将丈夫死后在他抽屉里发现的那半颗血红的药保存着，每次看到它，都会想起丈夫是怎样痛苦地舍弃自己的生命去成全女儿的婚姻，所以她偏执地把丈夫的死算在了易沉楷的头上，她一定要让他娶安安，无论将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这时，客厅里的另一个人，却没有戚母和易父这般的心思，反而像是略略松了一口气。那是易沉楷的妈妈，尽管她并不是不喜欢安安，可她一直忘不了从前去易沉楷房子的那次，他拉着那个叫苏画的女孩儿的手，对她说："妈，这是我的女朋友。"也许当时他这样做的最大原因是为了气戚安安，可这毕竟是他把她真正当做一个母亲，来介绍他的女朋友。她当时内心深处是欣喜的，连带地，对那个女孩儿也有了好感。像儿子那样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个性，却能那般爱护一个女孩子，那么她必定值得人喜欢。

所以，当这三年里，每次看见儿子死寂的眼神，她这个做妈妈的心里都会很疼，她知道，那是因为他痛失了他爱的人。失去了那个女孩，他几乎再也没有真心地笑过，她害怕，若是真的和安安结了婚，她的儿子，会不会一生都不会再有笑容。眼下，沉楷既然说要往后推婚期，那就推吧，把上死刑场的时间，哪怕多推一天都好。

戚安安坐在客厅的一角，心凉如水地看着眼前三个神情各异的长辈，她不知道，他们各自都在想什么，但是她知道，一定没有人想过，结了婚，她会不会幸福。

多情总比无情苦（1）

苏画第二天就向总部打了报告，要求在中部办事处增设一名助理。因为苏画的业绩和工作量摆在那里，总部的回复很爽快：同意。

于是，苏画迅速在招聘网站发布了信息，开始招人。在现代找工作如此困难的世道下，一个外企的文员职位还是很有诱惑力的，应聘者的电话络绎不绝。

可是一连面试了几个，苏画都不太满意，不是过于圆滑，就是过于幼稚。苏画既不希望每天进办公室看见的就是打扮妖娆的下属对着镜子补妆，也受不了要像教小学生一样教下属处理公事。

一连过了三天，苏画接到了工程师小陈的电话，吞吞吐吐地说他有个高中同学，想过来面试。

苏画听着他的语气，心里当下明白了几分，恐怕不是一般的高中同学吧？但是她也没有点破，只是答应了下来。

当天下午，小陈就带了他同学过来，给苏画介绍："苏经理，这是吴晴。"

无情？这是苏画的第一反应。

但是随即递上来的简历，解除了她的疑惑：吴晴，毕业于大专，专业国际金融，英语出色，有在外企前台工作一年半的经验。

苏画抬头仔细看这个女孩子，眉眼清秀，透着大方伶俐，最难得的是，没有化妆。

心里当时便有了些好感，虽说自身有过办公室恋情的前车之鉴，但是她也不好因为这个便刻意不给吴晴机会，何况，看吴晴对小陈的神色，似乎并无那个意思，而维修人员也通常不在办公室，应该不会有太大影响。

思量结束，她合上手中的简历，对吴晴笑了笑："那你先回去等通知吧。"

等他们走了，苏画把吴晴的简历传给总公司人事处看了看，虽然他们希望基本学历为本科，但是更看重工作经验，并没提出什么异议，通过了。苏画在当天晚上通知吴晴下周一过来上班，试用期三个月。

而吴晴在次日，也就是周五就来了。苏画有些惊讶，她却只是笑了笑："我听陈宇说您这里很忙，我待在家里反正也没什么事，所以早点过来帮帮忙。"

她的勤奋和主动，让苏画对她更添了几分好感。而且她发现，吴晴很聪明，上手很快，挺让人省心。

苏画第二周要去另外的科研院所投标，就吩咐吴晴去G大帮她送资料。事后苏画有意打电话给那个实验室的老师试探了一下，反馈说吴晴处事很得体。苏画这下才算是真的放了心，后来在她走不开的时候，一些相熟的客户那里的小事情，就由吴晴去处理，自己只是打电话遥控指挥。

但是大单是不能交给新手去做的，比如华易的货。这天外贸公司通知苏画，仪器已发到华易，所以苏画让吴晴打电话给姜工和小陈来公司，一起去华易验机。

小陈比姜工来得早，除了开始去苏画办公室说了说自己最近的工作情况之外，就是黏在吴晴旁边，想要讨好却又不知从何讨好起的样子。而吴晴还是那般有距离的亲密，既表现出同学间的熟稔，又不多露出一份特别的心思。

苏画从门里看到这样的情景，在心里为小陈叹了口气，这分明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后来姜工到了，临出发的时候，吴晴也拿着包站起来，苏画却对她说："你留下吧，装机不需要这么多人去。"

吴晴的眼底，有一闪而过的情绪，嘴上却什么也没说，只是乖巧地答应。

他们走了，吴晴懒懒地靠在椅子上，她想起前两天在G大遇到的那个叫李云飞的男人，在知道她是苏画的助理时，那般讥诮轻蔑的神色，还跟她说，人家苏画的大客户是不会介绍给她的，因为她比苏画更加年轻貌美。

多情总比无情苦（2）

当时听了这话心里十分别扭，可她是个凡事留个心眼的人，所以回来并未把这番话告诉别人。而苏画日常对她的信任也打消了她的疑虑，所以把那纯属当做了一次挑拨。然而今天苏画不让她去华易，她却不免起了疑心，从这几个月的销售额来看，华易是最大的一单，苏画莫非真是怕自己日后羽翼渐丰，抢她的大客户，所以故意回避她。还有李云飞说的那句，她比苏画更加年轻貌美，这是在暗示什么？华易的大客户和苏画究竟是什么关系?

其实苏画不让吴晴去，也的确掺杂了些私人因素。华易是个留下了太多有关她的纠葛的地方，而且她这次去很有可能碰上易沉楷，她并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能做到完全平静如水。而不同于姜工小陈这些马虎的大男人，吴晴是个有玲珑心思的女孩子，难保不看出什么端倪，苏画并不想将自己的感情曝光在下属面前。

而事情正如她所料，她刚进华易大门，就遇到了正打算出去的易沉楷。两个人远远地相对站着，气氛沉默，最后还是苏画开腔打破了僵局："易总，我来装机。"

"哦。"易沉楷回答，一时之间，居然开始犹豫，不知道自己是该按原计划出门办事，还是留下来陪她。

而苏画又恰到好处地说了句话："您忙您的吧，我要是有什么事找魏总就行。"

这句话让易沉楷的心又冷了下来，自嘲地笑笑：人家来这里，不过是公事公办，你以为是为你而来?

他没再说什么，钻进车子离去。

苏画硬着心肠上楼去找魏庭，没有回头看消失在远处的黑色辉腾。

她敲开魏庭办公室的门，他正在接电话，示意她先坐。

等放下电话，他深深地看了苏画一眼："怎么不直接找易总？"

虽然这是明知故问，但苏画没有正面接话，只是说：“他刚才出去了。”

“哦？你们见过了？”魏庭挑了挑眉。

“嗯。”苏画简单地回答，直接切入主题：“仪器全部到货了，今天可以试机了。”

魏庭无奈地叹了口气：“你呀……我来安排。”

他找了人带苏画去实验室，然后让苏画在整个流程完后把报告拿过来他签字。

苏画知道，他这是在创造私聊的时间，但是无可奈何。

本想速战速决，可是连老天爷也不帮她：可见紫外分光光度计居然少发了个恒温槽的配件。

怎么会出这种纰漏？苏画着急地给北京总公司打电话，那边说和厂家联系，但是因为时差关系，今天无法得到回音了。

苏画只好满怀歉意地去跟魏庭解释，说可能发货的时候清点有错误，一定会尽快解决。

魏庭却是表面大度，心里暗喜，这样苏画还要多跑华易几趟，少不了和易沉楷打交道的机会。这样一想，心便宽松了许多，干脆地送苏画下楼。

没想到，刚出了电梯，居然遇上了最不该遇上的人——戚安安。

其实戚安安最开始看见的人，并不是苏画，而是魏庭。她现在对魏庭有种畏惧感，一见他就异常紧张，不知道自己在他那里又将遭遇什么。

所以她瞥见魏庭的一刹那，就将头低了下去，并没看清魏庭身边的人。

魏庭却又像是有心，又像是无意地叫了声：“苏画，那我们改天再聚。”

“苏画”这个名字，让戚安安浑身猛地一震，她快速而不敢置信地抬起头来，脸色苍白，如同见到了鬼魂一般，指尖颤抖地指着苏画，

说不出完整的话来：“你……你……怎么……”

苏画在那一刻的感觉很复杂。尽管她早已经说服自己放下恨，可是看到戚安安惊慌失措的样子，心里还是有报复的快意。她只是优雅地笑笑：“你好，戚小姐。”

不说她为什么会出现，不说她来干什么，一切似乎都有秘而不宣的内幕，让人浮想联翩。

戚安安懵了，手指无措地在细细的提包带子间穿梭，两眼没有焦点，紧咬着唇。她终于明白了易沉楷的种种反常行为的原因，许久，她居然控制不住自己，荒唐地问了句：“你是不是参加了电视台的国庆晚会？”

苏画一愣，点了点头：“是。”

戚安安忽然惨笑起来，眼泪止不住地下滑，转身跑向了自己的车。

苏画怔怔地看着她，似乎对那晚的事明白了些什么，却又不敢仔细去想，怕自己动摇了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放弃的决心。

魏庭看着这一幕幕，无言地拍了拍苏画的肩。

旁观者清，这段感情纠葛中，其实谁也没得到胜利。易沉楷丢了心，戚安安丢了尊严，苏画则一直在强迫自己丢掉对易沉楷的爱。都是输家，因为谁都走不出自己的思维定式。

“苏经理，我们什么时候走？”小陈过来招呼苏画。

“哦……现在。”苏画勉强微笑，转身和魏庭告别，“魏总，我走了。”

“这几天我要出差，你接下来的事只能亲自找易总了。”魏庭的撮合，一目了然。或许还是在做无用功，但是只要能为他们多创造一次机会，他就不会放弃。

苏画不好再多说什么，只能带着人离开。走出华易大门的时候，她长长地叹了口气。

人若没有心该多好，自古多情总比无情苦。

爱情的另一次绽放（1）

苏画第二天接到总部的电话，证实的确是发漏了配件，而单独补发成本太大，只能附带在别家的单子带进国内，至少需要两周时间。苏画觉得头疼，范林上次买仪器的时候还特地强调他们实验要用恒温槽，现在相当于分光光度计要等到三周之后才能正常使用。她只好先跑了一趟范林那，跟他道歉。他虽然心里有些不舒服，但是碍于面子，并没有多说什么。

苏画从G大出来，不得已，只能又再跑一趟华易，去跟易沉楷解释，那边才是真正付钱的客户。

去的时候，易沉楷正在开会，苏画只好坐在十楼的大厅里等。半个小时过去了，会还没开完。苏画无聊地走到窗边，发现原来那盆虎尾兰还是那么好看，一时兴起，拿起喷壶去洗手间装了水，给虎尾兰浇水。

易沉楷从会议室走出来的时候，看到的正是这一幕，一瞬间，他恍惚了，以为又回到了三年前，那个小秘书苏画，每天都会细心地给虎尾兰浇水，然后用指尖轻柔地抚摩它的叶子。

就在这时，他看见苏画的指尖，触上了虎尾兰的叶片，如同触到了他的心上，他忍不住叫出声："画儿。"

苏画的手一僵，呼吸紊乱，不敢回头。

这时有别的高管的声音出现，和易沉楷说话。

苏画借这个时间缓冲，收拾好了情绪才转过身来面对易沉楷。

易沉楷看到的是一个面容平静的苏画，眼底没有波纹，似乎她真的已经对"画儿"这个称呼无知无感，心若止水。

心里又是那种针刺般的痛，他苦笑着问："苏经理，你找我什么事？"

从"画儿"变到"苏经理"，称呼的变化，显示出来了距离的变化。

他们现在，只是“易总”和“苏经理”，不再是曾经的“小易”和“画儿”了。

那些甜蜜得让人心痛的往事，都已经飘远。

苏画也保持着职业化的笑容，随着易沉楷进了办公室，对他详细解释这次的事情，为自己的失误道歉。

易沉楷并未多为难她，只是说一定要尽快。

苏画又提起了人员的操作培训，易沉楷说他会安排时间。

事情似乎就这样谈完了，两个人找不到更多的话说，苏画起身告辞。

就在她即将踏出他办公室的时候，他忽然说话了：“那天晚上，对不起。”

苏画的身形顿了顿，却不知道他说的，究竟是哪个晚上，国庆晚会，还是庐山之夜?

但是她只能回答一句：“没关系”，却无法继续追问。

出了华易的大楼，她望着天空吐出一口气，却在回眸间，看见他站在十楼的窗口望她。

她狼狈地逃离了他的视线。

在回去的出租车里，苏画一直紧紧抱着自己的包袋，似乎在寻找一种安慰和鼓励。

她咬着唇看快速滑过的街景，对自己说，你是对的，和他的爱情，注定伤筋动骨，不得安宁，你现在已经消耗不起这样的爱情。所以，不要回头，不要留恋。

可是心灵的最深处，似乎那个熟悉的嗓音，又在一遍遍地叫她：画儿，画儿，画儿……

不知道什么时候，苏画忽然觉得脸上有点冰凉，一摸，居然是泪……

到了公司门口，她低着头往里走，却被叫住：“苏画，你回来了，吃饭了吗？”

温暖而带着笑意的秦棋，是此刻苏画害怕面对的人，可是又逃不开。

她只能撒谎：“我有些不舒服，中午不想吃饭了。”

本是想逃避秦棋，却让他紧张起来，伸手去探她的额：“是不是病了？”

放在她额上温暖的手，让苏画闭了下眼，这就是实在的温暖吧？不用痛苦，不用激烈，只是如同溪水，缓缓流过你的心间，这才是你该追求的感情吧？

爱情的另一次绽放（2）

她抬起眼去看这个温柔的男人，他眼里的担心和爱意那样浓厚。他拉起她的手：“走，我们去旁边的医院看看。”

她握紧了他的手，摇了摇头：“没事的，只是睡得不好罢了。”

“那我们去吃点热的东西，会好一点。”秦棋的另一只手，很自然地拎过了她手中的包。

第一次，他们手牵手地下楼，像一对真正的男女朋友。

吃饭的时候，他又是那样细致入微地照顾她，到了现在，她已经没有当初的那种排斥，只是觉得鼻子微微发酸。

下午苏画坐在办公室里，却不时地收到对面办公室里的秦棋发来的短信，问她有没有不舒服。她看着那些贴心的话，唇边有浅浅的笑。当吴晴走到门边看见那个微笑的上司，有些犹豫，不知道该不该进去。她中午看见了苏经理和对门公司的秦经理手牵手下楼，现在的经理，看起来像个沉浸在爱情中的小女人。

可是不知怎么，她又想起李云飞说过的那些话，这让她心里生出怪异的感受，既然已经有男朋友，还可以和客户继续暧昧吗?

苏画察觉到门边的目光，抬起头来：“什么事？”

“哦，总公司技术部的人问什么时候过来做仪器操作培训？”吴晴也迅速敛去眼里所有的情绪。

这次华易的单里，有几个精密的高端仪器，涉及复杂的操作软件，是需要总部的人亲自来培训的。

“你让他们稍微等等再订行程，我先和华易说好时间。”

“好的。”

吴晴出去了，苏画独自坐了一会儿，才深呼吸一口气，打电话给易沉楷。

电话只响了一声就被接起。

“您好，易总，我是苏画。”毫不掺杂个人情绪的招呼语。

“嗯，我知道。”易沉楷回答得也似乎很镇定。

“我想问一下操作培训的时间确定了没，好通知技术部的同事。”

“你定吧，随时都可以。”

“嗯……好的，那我确定日期后通知您。”

“好的。”

一切都那么公事公办。

双方互说了再见，电话挂断。

苏画的眼神看向桌上那盆小小的仙人掌，翠绿的叶片顶端，已经有个嫩黄的小小花苞，虽然还是被萼片包裹着，但是看得出来——仙人掌，快要开花了。

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也将等来爱情的另一次绽放，在逼迫自己忘记上一次绽放的美丽之后。

发呆了半晌，她给技术部经理顾渊打电话，那边一接起就传来熟悉的戏谑：“苏妹妹，想我了啊？”

苏画无奈地笑，这个人，做着最枯燥的工作，嘴巴上却永远都是这么不正经。

“顾经理，我是特地打电话来通知你，这周五给华易培训，我们分公司等待您的大驾光临。”

顾渊在那边笑：“呦，果然是地方行政长官啊，说话口气都不一样了。”

苏画懒得和他贫：“得，随您怎么说，回见。”

“哎哎，我说苏妹妹，别这么绝情好吧，我们好歹几个月没见了啊……喂……”顾渊在电话里听到的，已经是忙音。他放下电话，摇着头笑，苏丫头这个性，永远这么老成持重，没有幽默感。

周四下午，苏画带着分公司的人员，给顾渊和另一个售后部的同事接风洗尘。

初见顾渊，站在苏画身后的吴晴就觉得眼前一晃。挺拔帅气，看起来成熟而又有活力，特别是笑的时候，一双狭长的桃花眼，让人心

里荡漾不已。

她再看看旁边的小陈，一比之间，更是高下自现。小陈对她好，她知道，但是他不过是个刚踏出学校门的毛头小伙子，脸上的孩子气都没褪尽，这不是她喜欢的类型。而顾渊这样成熟又好看的男人，才让她感觉到吸引。何况，从现实的角度而言，小陈现在还一无所有，给不了她什么。而她来自于单亲家庭，还有个常年患病的妈妈，她需要的是一个依靠，不论从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顾渊不到三十岁已经是技术部经理，前途一片美好。 所以吴晴的心里，不自觉对顾渊产生了好感。

顾渊本就是个女孩子堆里打转的人，见到苏画身边还有个漂亮女孩子，自然要开几句玩笑，嚷着要苏画介绍美女。这种玩笑让吴晴心里更像是蒙了一层蜜，笑容分外甜美。

一顿饭吃下来，顾渊的风趣，顾渊的好看，顾渊的专业，让吴晴的心无法平静，眼神也不自觉地追随他。

晚上告别的时候，顾渊还特地向吴晴挥了挥手，这让她的心跳更加激烈。

苏画其实看出来了吴晴对顾渊的那种仰慕，她只是在心里叹气。顾渊总是喜欢这样，四处放电，总公司的女同事，也经常被他迷得七荤八素，出去做个讲座，有时候都会招来桃花。吴晴虽然比同龄人早熟，但到底是初涉社会，自然没有足够的定力抵挡得住顾渊的魅力。但是这种事情，她这个做上司和同事的又不好出言提醒，也只能随他们去。

何况，她现在自己的感情都理不清，又哪来的心思去管别人的暧昧?

令人落泪的深秋（1）

易家奇从医院出来，直接杀到了华易，但是，易沉楷不在，小秘书战战兢兢地说易沉楷出差了还没回来。

易家奇提起电话拨给易沉楷，中气十足地吼："你在哪？马上给我回来。"

易沉楷冷冷地回答："我已经回来了，下了机场高速。"

想跟他算账，很好，他有的是账和这些人算！

"你马上去医院，给你戚阿姨她们道歉？"易家奇十分强硬。

"我凭什么道歉？"易沉楷冷笑。

易家奇气得差点一口气上不来："就是你刺激了你戚阿姨，她一时恍惚，才失足摔下了楼梯。"易家奇将这次事故里戚安安的责任抹了个干净，把全部的过错推到了易沉楷身上，想要激起他的内疚。

易沉楷的确有一瞬间的内疚，但是一想到苏画此时的感受，他就又愤怒起来："有果必有因，我现在没工夫跟你扯。"说完便挂了电话，出租车直奔兆新。

可是当他找到苏画的公司，却只有一个陌生的女孩子，戒慎猜疑地告诉他，苏画出去见客户了，不在。

他焦急地追问苏画什么时候回来，那个女孩打量了他半天之后问："您是哪位？没有苏经理的手机号吗？"

易沉楷再没什么话好说，甩上门离开。

他又开车到了水语花苑，可是他并不知道苏画住哪间房，去问门口的保安，这里的安全措施却十分严密，在不知道他和住户的关系之前，根本不肯透露。

他只好将车停在小区门口等。

还好这天苏画身体不太舒服，回来得比较早。她低着头走路，并没有看见那辆辉腾，直到易沉楷叫住她："苏画。"

她一惊，抬头看见他，立刻快步向门内走去。

易沉楷一个箭步冲上来，拉住她的胳膊：“你听我解释，苏画。”

“没什么好解释的。”苏画想要挣开他的手，却被死握住不放，她叫起来，“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只是想告诉你……那婚期不是我定的……我不是……”易沉楷慌乱地想要把事情说清楚，苏画却根本不听：“你说这些干什么，这跟我又没关系。”

“苏画，你别这么说好不好，别这样。”易沉楷心痛，想要抱住她，她却拼命挣扎：“你放开我，放开！”

有要进小区的车，也被他们堵在了门口，不停地按喇叭，保安也被引了过来，边走边大声喊：“发生什么事了？”

苏画更是急着要挣脱，在小区大门口闹，算是怎么回事！

一片混乱中，忽然听见秦棋的声音：“我跟苏画马上要结婚了，你不要再缠着她。”

苏画和易沉楷闻言都是一愣，动作停了下来，有一只手从易沉楷怀里拉出苏画，拉到他自己身边。

秦棋的手，占有性地揽住苏画的肩，毫不畏惧地和易沉楷对视。

易沉楷不相信地看着苏画：“你们真的……快要结婚了？”

苏画此时也同样为秦棋的话惊讶，但是她并没有正面否认他的说法，只是冷淡地强调了一句：

“以后你别再缠着我。”

说完再也不看他一眼，就往门里走，秦棋也随着她走，手还是放在她肩上。

易沉楷怔怔地看着他们亲密的背影，眼眸渐渐没了神。保安过来叫他：“喂，你怎么还不走？”

“是啊，我为什么还不走？”他惨笑着反问自己一句，然后浑浑噩噩地上了车离去。

苏画的腿，其实在听到易沉楷发动车子的声音时就已经软了，但是她仍旧僵直了往前走，不让自己转身，不让自己回头。

走到院子中心，她和秦棋的分岔路口，她停下，呆呆地站着。

令人落泪的深秋（2）

秦棋的手，从她肩上滑了下来，站定了看着她半晌才说：“苏画，我走了。”

他疾步走进了自己的楼门，苏画却还是怔在原地。偌大的院子，只剩下她一个人，像是被关进了一个空荡荡的盒子里，头顶四四方方的盖子，就是盒盖，这个密闭的盒子，像是被抽了真空，让她无法呼吸……

秦棋上了楼，到背朝着阳台的窗户边抽烟，他此时，不想看见苏画。刚才，他看见苏画和易沉楷在大门口纠缠，气血上涌，走过去说了那句话，当苏画对易沉楷说“不要缠着我”的时候，他心里难免自私地泛起一丝欣喜。可是，当易沉楷离开，看见苏画那样失魂落魄，渺小的欣喜被巨大的失落所代替，心那么痛。出差的这两周，他压抑着自己不和苏画联系，不去想那个刺目的吻痕，一再告诉自己，你不是说过你会耐心地等她忘掉那个人，等她爱上你吗？怎么能就这样放弃？

可是今天，他的勇气，再次被打击成了碎片。显而易见，苏画的心里，只有易沉楷。她心里的那扇门，或许会对易沉楷关上，但是她也会上锁，不再对任何人打开。

秦棋苦笑，又猛吸了两口烟。今天抽的是在外地买的陌生牌子，味道生辣浓烈，似乎呛着他了，不然，怎么会有想流泪的感觉……

此刻，另一个伤心的人，正开着车回华易。从上次苏画从家里离开后，他已经开始惧怕回家，一进家门，他就会懊悔自己那晚有多么浑蛋。而现在，后悔也已经来不及，她要嫁给别人了，她还跟他说，以后不要再缠着她。她跟他，是完完全全没有瓜葛了。

他回到华易，上到十楼，推开门，却发现易家奇还在办公室等他。长久的等待，对易家奇的年纪来说是难熬的，他已经靠着沙发的扶手，半张着嘴睡着了，看起来衰老而凄凉。

易沉楷看着这个情景许久，忽然觉得父亲有些可怜，不过，他自己也可怜。易沉楷苦笑，轻咳了一声。易家奇睁开眼，看见易沉楷回来了，正要开口，却听见易沉楷说：

“婚礼可以不取消，但必须改期，我绝不能在那天结婚，绝对不能。”

易家奇惊讶地发现，儿子此时的语气，并不是强硬，而是一种悲伤的无力。

他迟疑着问：“为什么？”

他其实并不指望易沉楷会给他答案，可是易沉楷却说了，声音喑哑：

“那一天……是苏画的生日。”

易家奇愣住了，看着易沉楷半晌，缓慢地站了起来：“好，改期，我去跟戚家的人说。”

易沉楷没有再看他，只是将椅子转到了对着窗外的方向，没人知道，此刻他眼里是不是有泪。

易家奇走到门口，又忍不住再次担忧而心疼地轻唤了一声：“沉楷。”

可是易沉楷仿佛没有听见，只是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

他忽然也恍惚了，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正在亲手一步步毁灭自己的儿子?

楼外的天空，下起了雨。

秋天的雨，不像春天那样细腻温情，只有萧瑟的寒意，雨落在玻璃幕墙上，然后蜿蜒而下，像一道道泪痕。

这是一个，让人想落泪的深秋。

无法回应的告白（1）

苏画是在凌晨四点多被冻醒的，这是一夜中最冷的时候。她迷迷糊糊地从沙发上爬起来，打算去床上睡，无意中碰触到了手机，看到屏幕上有条未收短信，来自易沉楷。

苏画本来迷沌的神志，一下子清醒过来，指尖在接收键上滑了许久才按下，最先看到的就是那个让人心疼的称呼：

画儿，我知道你已经不喜欢我这样叫你。可是请允许我以后每一年只在这一天这么叫你好吗？画儿，生日快乐，每天都要快乐！

苏画紧紧握着手机，仰面靠在沙发上闭上眼，泪珠从睫毛间隙里浸了出来。

以后每一年的这一天？若是你已经为人夫，为人父，还能叫我画儿吗？

她想起多年前的那个楼顶，他叫她画儿，她叫他小易的时候，是多么纯粹温暖的爱。可是如今，她却已经再也叫不出“小易”，而他每叫她一次“画儿”，都像是用刀背，在她心上再划上一道痕，不流血，却钝钝地疼。

她没有再回到床上去睡，而是就这样在沙发上坐了两个小时，看着薄纱外的天空，从漆黑到微曦，最后阳光渗进来，刺痛了眼，她才站起来去梳洗，面对新的一天。

先去E研究所找孙老师签了技术协议，一直谈到中午，和几个老师一起吃了个饭，她才回了公司。

吴晴现在真的是精神百倍，一见她进来就赶着报告：“苏经理，我已经把酒店房间订好了。”

“哦。”苏画随口答了声。

其实她看着吴晴盼望欣喜的脸，有些怜悯。

吴晴以为她搬到了顾渊做救兵，其实顾渊根本无权过问分公司的人事关系，要裁要留，都是自己一句话说了算。而且顾渊必定想得到

她裁人有正当理由，也不会贸然说情。假若说顾渊真的对吴晴有情，那么，或许……但实际上，顾渊对待吴晴，并没有和对待他以前认识的那些女孩子有什么不同。他的所谓怜香惜玉，向来有限度，不过是请你吃吃饭，约你上上街，绝不会真正为了某个妹妹去振臂一呼，开罪同僚。

而吴晴，显然太高估她自己在顾渊眼里的地位，或者，对他真动了心。她将面临一场迟早会来的伤害。

不过，苏画并未算到，自己对吴晴，除了工作上的打击，居然会在感情上也成为她失败的根源。

顾渊在周四到达，苏画那天恰好有事，吴晴自告奋勇地去接机。她那般欢天喜地，苏画也不好多说什么，只能任她去了。

顾渊的助理一看见吴晴，就低声对他笑说："这妹妹看来是真喜欢上你了啊。"

顾渊只是不置可否地笑笑："真喜欢我的人多了。"

除了某个人从来不把他放在眼里。顾渊的心里一沉，见到吴晴时笑容也有些寡淡。

吴晴却是兀自甜蜜，这种场合，怎么都该叫"顾经理"，她却一口一个"顾大哥"。

顾渊笑容依旧迷人，一般人看不出他的敷衍："这么辛苦来接我啊？你们苏经理呢？"

吴晴其实并不愿意这个时候提起苏画，可是一想到过后还要让顾渊在苏画面前帮她说话，还是微笑着说："苏经理今天很忙，来不了，所以就叫我来了。"

顾渊的眼神有点黯然，对苏画来说，大概什么事都比接他重要。

本来晚上吴晴还想拉着顾渊一起吃个饭，加深一下彼此的感情，可是顾渊推说自己已经在飞机上吃过了，不饿。吴晴只好悻悻地走了。

顾渊靠在床头懒懒地抽烟，一旁的同事调侃：“顾经理，这不像你的风格啊，吴晴好歹也是个小美女。”

无法回应的告白（2）

顾渊没说话，只是笑了笑。

最后一根烟还只燃了一半，顾渊忽然按灭，站了起来：“我下楼转转。”

出了酒店，一个人走在陌生的街头，他想起两年多前，他常常带着苏画，奔波在北京的夜色中。那个时候，他还是普通的工程师，苏画是刚进公司技术部的小女孩，她不爱说话，只是默默地跟在人后面，记笔记，拿东西，任劳任怨。本来顾渊是个喜欢跟女孩子开玩笑的人，但是对于苏画，却总也开不起玩笑来。她对他的话的反应，通常是淡淡地一笑，或者干脆就像没听见。在工作的间隙，她常常只是一个人望着窗外，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一向被女孩子簇拥惯了的他，最开始对苏画是有些反感的，可是日子久了，他反而起了一种奇怪的兴趣，愈发想要逗她说话。但是苏画永远都是那样，即便后来熟了一些，也绝不会回应过界的玩笑。这让顾渊面对她的时候，总是有种挫败感。

就这么过了一年，有一天突然听说她请调到市场部了。他吃了一惊，像苏画那样内向的人，怎么会去做销售。而接下来的事，更让他大跌眼镜，半年内，她居然成了市场部的一匹黑马。客户对她的评价是——专业，客观，内敛，周到。慢慢地，顾渊有点明白过来，当初苏画在技术部，也许就是在积蓄力量，她将在售后服务中学到的专业知识，全部转化成了她在谈订单时的优势，而她冷静的个性，恰好让人更相信她的专业度。

顾渊开始对这个沉着的女孩感兴趣，有时目光不知不觉地就溜到了她的身上。而进入市场部的她，在穿衣打扮上比以前讲究了许多，长发也剪了，短发更显得她清新淡雅。公司里的未婚男同事们，也渐渐开始在背后谈论她，有的人已经蠢蠢欲动，而顾渊从那些八卦的女同事那里，更是听说有客户在追她。

不知怎么的，他心里就有些急。遇到她的时候，总想找些话说，却又总说得不大合适。这时的苏画，已经懂得怎么和别人保持最好的距离，不和你亲近，也不让你难堪。无论你说什么，总是和气地微笑，并不跟你多计较。

这样一次一次，更是加重了他的挫败感，也更让他的目光，离不开她。

有一天，办公室里的人基本都出去了，他从外面维修回来，正在茶水间休息，忽然听见门响，看苏画进来了。他正觉得奇怪，她怎么会这么早就回公司了，却见她捂着肚子，面色苍白地坐下，从桌上端起水杯，却又放下。

顾渊是在女人堆里混惯了的人，很快猜想她大概是生理痛，想喝水，却又怕凉。

犹豫了一会儿，他打算去给她倒杯热水。正在这时，门却又开了，梁曼丽尖厉的声音响起："呦，苏画，不是去竞标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搞砸了吧？"

顾渊皱起了眉，想要出去帮苏画解围，却见她站起来，脸上丝毫没了刚才的虚弱。她很镇定地上下扫视了一遍梁曼丽，然后嘴角一翘："我劝你有空还是多关心关心你自己的业务吧，免得业绩太差，付不起你每个月买名牌的高额卡债。"

梁曼丽气得脸红一阵白一阵，手指着她说不出话来，最后狠狠地顿着高跟鞋走了。

苏画笔直地站着，直到听见高跟鞋的声音消失，才身体一软，重新跌坐到椅子上，捂着肚子趴到桌上。

顾渊在茶水间，看着这个在人前决不服输的女孩子，忽然有点心疼。端了一杯热水，轻轻放到她桌上，她惊觉地抬起头来，一时之间来不及掩饰眼角的泪痕。

顾渊没说话，只是笑了笑。

顾渊不想看见她尴尬失措的模样，快步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办公室就那样静默了半个小时，他听见苏画那边的椅子在响动，他低下头假装看资料，却听见高跟鞋的声音朝他这边而来，在他桌前慢了下来，接着他听见她轻轻地说了一声："谢谢。"然后，高跟鞋的声音，渐行渐远……

从那天以后，她对他似乎比以前亲近了些，至少每次见到他，会主动给他一个微笑。而他在她的微笑中，一天天陷了下去。却发现，自己这个所谓的情场高手，居然变得缩手缩脚，不敢去追中意的女孩子。他好像只敢远远地看着她，最多开些莫名其妙的玩笑，却不敢看着她的眼睛，真心地说一句：

"苏画，我喜欢你。"

顾渊苦涩地仰头，望着陌生的夜空笑。那句话，在心里打转，他忽然想在今晚说出口。

他不敢犹豫太久，怕勇气又消失了，迅速掏出手机拨通了她的号码："苏画，我有事跟你说。"

苏画刚结束饭局出来，走在大街上，冷风让她说话的声音都有些抖："明天见面再谈行吗？"

她现在只想快点回到她的小家，喝一杯温暖的热茶。

"不，就今晚。"顾渊的声音，有种破釜沉舟的坚决。

苏画愣了愣，以为是吴晴终于打动了他，让他决心为她请命。

这事的确不好在办公室里当着吴晴的面谈，苏画答应下来："那行，四十分钟后在你酒店附近的纯典咖啡二楼见吧。"

当苏画到达纯典的时候，顾渊早已在等她，面前的烟灰缸里，已经有两三个烟蒂。

为了吴晴的事，这么焦灼吗？苏画笑了笑，在他对面坐下来，等着他开口。

可是他却只是招手让服务员过来，问她要喝什么。

“茉莉花茶，谢谢。”苏画简单地说。

在等待茶上来的时间里，顾渊一句话也没说。

当茉莉花茶终于送到，苏画用双手捧住那个茶杯，深深嗅了嗅香味，那一瞬间，眼睛微闭，唇微抿，在顾渊眼里，异常安静甜美。

他再也忍不住，伸手覆在她纤细洁白的手指上。

苏画吓得浑身一僵，立刻想甩开，却把热水溅到了顾渊手背上。

他却依然不放手，只是紧紧地握着。

苏画渐渐镇定下来，问了一句：“顾渊你要做什么？”

“我喜欢你很久了。”顾渊不管不顾地说出那句埋藏在心底许久的话。

苏画心中惊诧，面上却还是平静的：“你知道我不是开得起玩笑的人。”

“我没开玩笑，对你，我开不起玩笑。”顾渊深深地看着她，这是他第一次直视她的眼睛。

苏画在这样坦荡热烈的眼神里，开始意识到，他说的是真的。

她深呼吸一口气，试图说服他：“顾渊，不管怎样，你先放开手好吗？”

“你对每个人的告白都是这么冷静吗？”顾渊问，语气里有了悲伤。

苏画垂下了眼，其实她并不擅长如何婉转拒绝男人的告白，而又做到不伤害他。所以，她只能选择沉默。

“告诉我，苏画，你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吗？”顾渊手上的力道变得更重。

“对不起。”苏画低声说。

她真的没有丝毫心理准备，会遭遇今晚的表白。在她眼里，顾渊是一个对所有女孩子都好的人，从来没有对她特别过。而她在北京的

三年，一直在工作和旧伤中挣扎，也根本没有注意到身边居然有人对她投注深情。所以现在的场面，让她不知所措。

在僵持中，顾渊终于慢慢松了劲，最后他放开了她的手，掩住自己的眼睛苦笑："苏画，能不能告诉我，到底有谁能走进你的心？"

苏画也苦笑起来："也许以后，再没有人。"

"那么以前呢？也没有吗？"顾渊难过地追问。

苏画闭了下眼睛："有。"

只是一个字，却说得无比艰难。

"到底是那个易总还是对面的秦总？"既然到了这个份上，他至少要知道自己到底败在谁手上。

苏画却咬紧唇，怎么也不肯说出那个名字。

"算了。"顾渊惨然一笑，站起来去吧台埋单，然后一个人失了魂般地下楼。

苏画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楼梯角，也觉得心里发疼。她也曾经有过爱人却得不到回应的时候，所以她并不愿意去看到别人因为她而受到同样的伤害。

任何一份真心，都是珍贵的。顾渊的真心，她同样感激，只是，她的心已经丢失在某个人那里，再也找不回来，所以，她无法回应顾渊的真心，只能在心里默默地说一句：

"对不起，谢谢你。"

情敌相见分外眼红（1）

车进了小区，下车后，秦棋说了声再见，就走向了自己的楼门，没有看着苏画上楼。他知道，自己停在原地的守候，也会是苏画的负担，若是想要她更快乐，那么以后他对她的爱，就要尽量不让她知道。

苏画慢慢地转身上楼，一路上想着昨晚的顾渊和今晚的秦棋，步履沉重。刚走到自己家门口，隔壁的门突然开了，林暮雪从里面蹦出来，大叫："Surprise！"

苏画吓了一大跳，伸手打她："大半夜的你又在这吓人！"

林暮雪得意地嘿嘿直笑，把她拖进房里："看我给你带了多少土特产。"

这会儿的苏画实在没心思翻看那些吃的喝的，只是懒懒地笑了笑，说了句："谢谢亲爱的。"

林暮雪凑过来："不对劲啊苏画，你又怎么了？"

"没怎么。"苏画偏过头去。

"哼，不说拉倒，我千里迢迢给你背这么多东西回来，还不给我个好脸色看。"林暮雪气呼呼地。

"好啦好啦，我说还不行吗？"苏画无奈。林暮雪就像个小孩，高兴不高兴跟翻书似的。

"昨天晚上，有个同事向我表白……"苏画还没说完，就被林暮雪兴奋地打断：

"帅不帅，帅不帅？"

苏画忍不住翻了个白眼："拜托，这不是你该关心的重点好吗？"

林暮雪不以为然地撇撇嘴："怎么不该是重点？男人都是没内在的动物，外表皮相就是评价他们的最重要指标之一。"

苏画无语，只觉得跟林暮雪倾诉根本就是个错误，决定到此为止。

可是林暮雪却兴致勃勃：“哎，苏画，我发现你行情够俏的啊，我这认识你没几天，追你的都三个了。”

苏画白了她一眼，恶狠狠地啃苹果。

“喂，人家追你还不好，你苦闷个什么呀？”林暮雪推她的肩膀。

苏画只是吃苹果，懒得理她，跟这种人无法沟通。

林暮雪瞟了她两眼：“你又愧疚了是吧？唉，苏画，你这人就是这点最不好，什么都往自个身上揽。要都照你这想法，从小追我的人有一火车皮，那我不是早就愧疚地跳了长江？人家喜欢咱，说明咱值得喜欢，这是咱的好，不是咱的错。”

“林暮雪，你的确有当妖女的心理素质。”苏画下了个结论。

“嘿嘿，那是，我从小被众星捧月惯了，早就锻炼出来了。”林暮雪大言不惭地自夸。

苏画不做声，只是冷冷地斜眼看她。

林暮雪被她看得发毛，干笑两声转移了话题：“明天我们去血拼吧，那是女人解除郁闷的原动力。”

苏画眨了眨眼：“哦，你不说我还忘了，你还欠我生日礼物呢。”

林暮雪撅了撅嘴：“知道你不会放过我。”

“知道就好，明天把你所有的卡都带上。”苏画将吃完的苹果核投进垃圾桶，站起来大力拍拍林暮雪的肩膀，“姐姐我回家睡觉去了，养足了精神明天好拿你的钱去血拼。”

说完她就愉快地走了，剩下林暮雪在这骂她：

“扮猪吃老虎的坏女人！”

被林暮雪揽了一通，苏画的心情舒缓了不少，躺在床上，她闭着眼睛在心里不停地默念：

什么都不要想，什么都不要想，什么都不要想……

终于把自己的脑子念成了一片空白，最后睡着了，梦也是空白的。

第二天早上醒来，她觉得身体和心都轻松了许多，穿着拖鞋跑去敲林暮雪的门：“起来啦，起来啦，我们去逛街。”

林暮雪开门的时候一脸恼火：“商场九点半才开门好吧姐姐，你就这么急着花我的钱？”

“当然。”苏画挑挑眉，命令她，“穿衣洗漱，我们十五分钟后出发。”

情敌相见分外眼红（2）

“你以为军训呢？”林暮雪不满地抱怨，却还是打着哈欠认命地去刷牙洗脸。

那个上午，她们过得是极其愉快的，然而，乐极往往会生悲。

到了十二点，苏画说饿了，让林暮雪请她吃饭。林暮雪看着手上大大小小的袋子，咬牙切齿地答应：“苏画，你还真是敲诈得淋漓尽致啊。”

苏画点了点头，拉着林暮雪进了对门的泰国餐厅。

进去的时候，林暮雪表现得有些不情愿，苏画以为她是觉得自己专挑贵的宰她，笑嘻嘻地把她往里面拖。

但是上了二楼，看到窗边的一家人时，苏画忽然明白，自己今天犯了大错。

那个桌上坐着的男人，是卓群。

那一瞬间，空气似乎凝固了，林暮雪和卓群的视线，在空中交会，胶着，然后林暮雪居然甩开苏画的手，径直向那个桌子走去，笑容娇媚，眼神却冰冷。

“卓市长，真巧啊，在这里碰见你。”她说着挑衅地看向坐在卓群对面的女人和女孩。

“暮雪。”苏画跟了过来，想要劝林暮雪离开，却在瞬间呆住，刚才一直背对着她的女人，是GH的中部经理，徐越。

徐越在看清苏画的那一刻，眉头也紧紧皱起，屈辱，尴尬，愤怒，所有的情绪在眼底飞快流转。

但是徐越就算在这个时候，也还是很沉得住气，一句话不说，只是看着对面的丈夫。

卓群在这种情境下的为难和尴尬，可想而知。他眼神复杂地看着林暮雪，想要叫她的名字，却又叫不出口，只是怔怔地望着她。

一群大人，就这么相互僵持着。最后爆发的，是那个小女孩。

她使劲推搡着林暮雪，尖声大叫：“你这个狐狸精，狐狸精，又来找我爸爸干什么？”

林暮雪突然大笑，俯下身和那个小女孩平视，语气极其温柔，又那么狠：“你说的没错，我就是狐狸精，不过呢，你爸爸就喜欢狐狸精，不信你问他。”

苏画听得倒抽一口冷气，想去拉林暮雪离开。

说时迟那时快，小女孩忽然一把抓上了林暮雪的脸，她的右脸颊顿时出现了一条血痕。

卓群惊呼出声，扑过来看林暮雪的伤。

林暮雪并没动，任他的手抚上那划痕，眼神定定地看着他。

苏画看见，林暮雪的手，紧紧地捏成了拳，指甲陷进了肉里。

旁边的徐越，眼神中有强烈的恨意，几乎快要将她自己燃烧殆尽。

小女孩还在哭闹，要林暮雪滚。

“别闹了。”卓群控制不住地低吼。

小女孩一呆，然后扑进徐越怀里大哭起来。

餐厅里的其他人，眼睛都往这边看过来。

徐越在极力平静自己的情绪，她轻声说：“走吧，影响不好。”

原本激动的卓群，在听见这句话之后一愣，突然记起了自己的身份和所处的场合，清醒了过来，原本放在林暮雪脸上的手，也滑落了下来。

林暮雪的身形，轻微地一僵，心痛而绝望地笑了：“卓群，你最在乎的，永远不是我。”

说完，她再没停留一秒，转身飞奔。苏画最后冷冷地看了一眼这家人，追了出去。

苏画在楼梯上抓住了林暮雪，那个时候她正因为高跟鞋崴脚，差点跌倒。

苏画扶住了她，把她整个身体的重量都移到了自己身上。林暮雪靠着她下楼，她感觉得到，自己的肩上，已经湿了一片。但是在出餐厅门之前，苏画没有转头，没有对林暮雪说一句："别哭。"

她不想让餐厅里的任何人知道，林暮雪在流泪，他们不配知道！

苏画一直扶着林暮雪，进了她的车里，才紧紧地抱住她，轻轻地说："现在可以放心哭了，暮雪。"

林暮雪伏在她怀里，失声痛哭。

她没想到自己还会走进这间餐厅，更没想到卓群居然会来这里吃饭。这是他们一见钟情的地方，他们的许多甜蜜时刻，都是在这里度过，她以为，这会是属于他们两个人的秘密圣地，却在这里看见他和他的妻女。那才是他最爱最在乎的人吧，而她，不过是他心里一个微不足道的过客，所有她珍惜的，他都无所谓。

苏画在她的哭声中低声说："对不起，暮雪，我不该要你去那里。"

林暮雪闭着眼睛摇了摇头："他都能去那里，我有什么不能去？"

这样，也好，看着他如此坦荡地享受他的幸福，能让她彻底断了过去的所有念想，从此不再去回忆什么，珍惜什么，逃避什么，和他成为同一个城市里再无交集的陌生人。

泪一点点干了，她抬起头来，脸上现出倔犟的神色。她修长的手指，抚过脸上的划痕，自嘲地冷笑："好了，我可以休假了，破了相上不了镜了。"

苏画心疼地拉下她的手："别摸，会发炎的，我们去找个医院处理一下。"

林暮雪看着她，笑了笑，眸色比刚才温暖了些："也许只有你希望保住我这张脸，多少人都恨不得它毁了才好呢。"

苏画轻斥："别瞎说，这世上，总是爱你的人比恨你的人多。"

"但愿。"林暮雪闭了闭眼，苍白的脸上，那一道血红，看着特别惨烈凄凉。

苏画握紧了她的手：“暮雪，以后会有更好的人来爱你的，因为你值得。”

林暮?轻叹一声，没有说话。

但愿，她此生能等得到那个人。

和你一起看花开（1）

苏画回来的那天，因为飞机晚点，到达江城的时候已是夜幕深垂。那个等待自己许久的人，看见她的那一刹那，眼里仿佛闪动着星光。

她站在人群中对他微笑，他却没有那份耐心再等，直接奔上前去，想要拥抱她，最终却还是犹豫着去牵她的手。他的小心让她有些难过，轻轻回握了一下他的手，他感觉到她的回应，欣喜地和她十指紧扣，却仍然不敢再有更进一步的亲密。

晚上他们吃饭的那家饭店，玻璃墙外的灯火，像流泻下来的瀑布，让苏画想起了庐山的三叠泉，回忆和现实重叠，心中涌起甜和酸交织的复杂滋味。她看着灯光出神，他看着她出神。她转过脸来，对上他的目光，浅浅一笑。他的手不自觉就伸过去，指尖一触到她的脸，她不知道怎么，泪就滑了下来。他慌乱地去擦她的泪，却越擦越多，最后他叹息着把她紧紧拥在了怀里。

等苏画看见酒店保安往这边过来，才轻轻推开了他，两人下车。吃饭的时候，他们不约而同地举起酒杯，清脆地相碰，没有人说祝酒词，只是将过往的悲欢离合，都融进这杯酒中，一饮而尽。

吃完饭，易沉楷送苏画回家，车直接开进了小区，苏画默默地去开楼道门，易沉楷有点迟疑地问："你许我上去坐吗？"

苏画嫣然一笑："我不许你就不上去坐吗？"

"当然要上去。"易沉楷脱口而出。

苏画耸了耸肩，意思是，那我何必废话？

易沉楷忍不住偷笑，他的画儿永远这么了解他。

到了苏画家门口，易沉楷深吸了口气，要自己无论看到什么，都必须保持平静。

苏画先换了鞋，然后瞟了他一眼说："穿着袜子进来吧，我这里没男式拖鞋。"

就这一句话，让易沉楷欣喜若狂。

这么说，秦棋并没住在这里。

他立刻甩掉了鞋，跑进了房间，跟福尔摩斯似的到处观察细节。

结果十分令人满意，这分明是一个单身女人的闺房，没有男人留下的丝毫痕迹。

苏画眼角瞟到他喜形于色的样子，无语地进厨房去烧水泡茶。

可是水烧上了，却发现家里没有多余的杯子，而林暮雪今天又不在家，她只好把自己的杯子冲洗了一遍，给易沉楷泡了茶端过去。

易沉楷闻到茶香就已经很激动了，而苏画递给他茶杯时略微的不自然，以及茶杯上有她一直喜欢的浅紫色花藤，让他当下就明白这杯子，必然是她平时用的，更是欣喜万分。

他慢慢地喝了一口，心里却在想，苏画平时喝茶的时候，嘴唇碰到的是哪一处。而此时的苏画，也在不自觉地想同一个问题。似乎，他的唇碰到的，不是杯沿，而是她的唇。

苏画微红了脸，只好以手托腮，转过头去看无聊的电视。易沉楷的唇边，噙着笑，眼神不时溜向那只害羞的鸵鸟。

喝完了茶，易沉楷并没有走的意思，他心里盘算着今天就这么留下来。可惜，人算不如天算，搅局的人，从天而降。

门外响起了嚣张的敲门声，苏画去开门，林暮雪大模大样地走了进来："外面冷死了，快给弄点热的喝喝……啊——"

一句话没说完，她看见了坐在沙发上的易沉楷，惊讶得一声尖叫。

易沉楷本来想起上次被她耍的事就很不爽，此时又被她突然的尖叫吓了一跳，立刻很不给面子地冷哼了一声。

这让林暮雪也同样不爽，本来这男人此前伤害苏画的一系列行径就已经够恶劣了，她还大发慈悲给了他个机会和苏画和好，现在他居然恩将仇报！是可忍孰不可忍！她决定今天把一千万瓦的灯泡当到底！

和你一起看花开（2）

林暮雪一屁股坐在另一边的沙发上，然后伸手一拉，苏画跌坐在她的腿上，还亲密地叫："宝贝。"易沉楷的眼睛里顿时冒出火来，去拉苏画的另一只胳膊。林暮雪也是跟他硬杠上了，死抱着苏画不松手。

苏画被两个人拉得快要分裂成两半，忍无可忍地大吼："都给我住手！"

那两个人被她吼得一愣，同时停了手。

苏画赶紧从林暮雪膝盖上跳起来，弹到一米开外，然后指着门求这两个煞星："算我求你们了，各回各家吧，我明天还要上班啊。"

易沉楷知道自己今晚要是不走，林暮雪铁定也会死赖一夜，如意算盘肯定是打不成了，只好无奈地站起来，出门的时候还回头狠狠瞪了林暮雪一眼，然后转过脸又对苏画极其温柔地笑："我明天再来啊。"

变脸的速度之快，像是从四川学过独门绝技似的。

一个刺儿头走了，另一个刺儿头又开始闹："哼，这男人真是找抽！"

苏画揉着太阳穴叹气："姑奶奶，你也赶快回去睡觉吧。"

林暮雪拉住她，盯着她的眼睛："苏画你这次可要有点原则，别不明不白被人给欺负了，听到没？"

苏画知道林暮雪说的是什么，现在的情境，的确暧昧不明，她对他又动心了，却无法无视他背后的婚约。

林暮雪看着失神的苏画半晌，幽幽叹了口气："算了，我去睡了，你也别背太多思想包袱。"

说罢她就走了，留下苏画继续失神。

而那个将她的心湖搅乱的肇事者，还在她睡前又发来一条短信，只有三个字：

茶很香。

她咬了咬唇，关了手机，缩进被子里，过了一秒，将整张脸也蒙住，只听见叹息声，闷闷地从被子里传出来。

易沉楷第二天晚上居然真的又来苏画家报到了，手上还拎着个袋子，不知道装着什么。

就在苏画认命地打算倒了自己杯子里的水，去给他泡茶时，他忽然跑进了厨房，递过去一样东西："用这个泡吧。"

苏画定睛一看，就呆了。

那是她三年前的圣诞节，送给他的礼物，那个代表一辈子的杯子。

眼里热了，她不敢看他，只是接过杯子，打算去刷洗。

他却说话了，声音低沉："不用洗了，我在家里常常清洗，很干净的。"

苏画的手颤了一下，更加不敢回头，因为泪已经快要流出眼眶。

默默地泡茶，易沉楷在一边，看着她的每一个步骤，笑容中有说不出的苦："你走了，我每次泡茶总是喝着没有香味，我还以为……是我把你的步骤记错了……原来没错。"

晶莹的泪，终于滴到了那杯茶里。

易沉楷环住了她的腰，把脸埋在她发丝里，嗅着她的味道。还是那个清茶般的女孩子，走了一圈，又回来了。

苏画僵硬的身体，在他的怀抱里，慢慢软了下来。

他这一次，并没有急着对她做什么，只是一整晚都抱着她，不时用下巴细细的胡茬，去蹭她的额头。

到了她该睡觉的时间，他亲了亲她的眉心，说了句"晚安"，然后就主动地走了。

她反倒怅然若失，几度压回自己叫住他的冲动。

那个晚上，她辗转反侧，半夜一点多了，还是睡不着，又从床上爬起来，坐到客厅里，慢慢地抚摩着那个杯子，心里如同在放旧日的

电影。

易沉楷此刻，正站在窗边抽烟，他看着那盆水仙，再过不久，就又到开花的季节了。

希望那个时候，他能够站在这里，和怀里的她一起看花儿，重新幸福地绽放。